由三代都邑論其民族文化

丁　山

由部落社會演進爲封建，爲郡縣，國家政權由割據而漸集于中央，帝王都邑，遂由流動的而漸趨于固定。　漢唐之居長安，南朝之居建康，五代北宋之居汴梁，金元明清之居燕京，久者三四百載，暫者一二百年，雖易姓改王，國都往往仍舊；其帝祚未移，國都中易者，若漢獻帝初遷長安，再遷許，唐昭宗車駕東都，則大盜移國，徐圖不軌也；若晉元帝徙都建康，宋高宗臨安駐蹕，則外逼于強寇，內利于偏安，皆非出于政治環境之自然，亦非出于民族共同之要求。　蓋當郡縣制度既行，國家文物，隨政權而集于中央，都邑不定，　則一切失其中心，　爲保全國家文物及中央政權安臨計，自以國都安定爲上。　于是秦漢大一統以來，全國政治中心之都邑，無形中乃以安定不遷爲原則，其一遷再遷者，皆由于政治之變態。　若夫由部落演進爲封建時代則不然。　部落時代之生活，農業方在萌芽，大部分生活基礎仍爲游牧，游牧者因水艸而轉徙，部落之領袖因其族類而亦轉徙不定；于是政治中心所在，既無所謂都邑，更無固定可言。　逮夫部落互相吞併而漸進于封建，社會生活基礎，漸棄游牧而尚農業，播殖有常地，耕稼有定時，芸芸衆生，漸安攸居，食土之君，乃有常邑。　北魏金元之都邑屢遷，　固可考見其爲游牧民族，　卽始皇未統一中國前，非子居犬邱，文公居西垂，寧公徙居平陽，德公居雍城，獻公城櫟陽，至孝公都咸陽，詳史記秦本紀秦人自西徂東，凡五遷其居，亦可證其尚未完全脫離游牧生活。　更上考之三代，夏后氏十遷，宗周以前，周人七遷，不獨殷人之「不常厥邑于今五邦」而已也。

夏后氏不常厥邑，據朱右曾王國維二君校輯古本竹書紀年云，

「禹居陽城，

太康居斟鄩，

后相居商邱，又居斟灌，

帝宁居原，自原遷于老邱，

胤甲居西河，

桀居斟鄩，」

是夏后都邑，一遷再遷，自禹至桀，其居有八。 世本又云，

「夏禹都陽城，又都平陽，或在安邑，或在晉陽。」史記封禪書正義引。

卽禹之身，似已三易其居矣。 至金鶚禹都考力闢禹都安邑之說，而謂禹都有二，其始都陽城，而其後乃都晉陽。 其桀都安邑辨又謂桀始都斟鄩，後都洛陽，二文載求古錄禮說是桀亦有二都。 綜計有夏都邑，有陽城晉陽斟鄩商邱斟灌原老邱西河洛陽九地。 顧后相居商邱，御覽引世本則云，

「相徙商邱，本顓頊之虛。」

史記夏本紀集解引宋衷世本注云，「相土就契封于商。」 驗以襄九年左傳云，「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邱，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則居商邱者，爲殷王相土，非夏后相，夏后相所居商邱，當爲帝丘之誤。 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云。 僖三十一年左傳，「狄圍衞，衞遷于帝邱，衞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 公命祀相。 寧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 相之不享于此久矣，非衞之罪也。」杜預注，「帝邱，今東郡濮陽縣也。 故帝顓頊之虛，故曰帝丘。」 清一統志，「濮陽故城，今大名府開州西南，」則后相所居帝丘，卽今之河北省濮陽縣也。 濮陽東約百里許，卽山東省觀城縣。 觀城于漢爲觀縣，屬東郡， 應劭地理志注云，「夏有觀扈，」是今觀城，卽有夏觀國之虛也。 觀灌同諧雚聲，字可通用，爾雅釋木，「木叢生爲灌，」洪範五行傳則云，「地上之木爲觀，」是觀扈之觀，亦卽后相所居之斟灌， 其地約當今山東省西南部觀城境內， 舊說謂在漢之北海郡平壽縣則非矣。 斟鄩舊說亦謂在漢之平壽，惟臣瓚漢書音義云，「斟鄩在河南，不在此也。及家古文云，大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亦居之，尙書序云，太康失邦，須于洛汭，此卽大康所居，爲近洛也。 又，吳起對魏武侯曰，昔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大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河南城爲值之。 又，周書度邑篇曰，武王問周公曰，吾將因有夏之居，南望過于三塗，北瞻望于有河，有夏之居，卽河南也。」 玩臣瓚注文，似謂斟鄩在成周附近。 按，昭二十三年左傳，「二師晉師王師圍郊，癸卯，郊

鄠澮，┐杜注，└河南鞏縣西南有地名鄠中，┐水經洛水注，└洛水又北，逕偃師城東，東北歷鄠中，水南謂之南鄠，亦曰上鄠也，逕訾城西，司馬彪所謂訾聚也。而鄠水注之。水出北山鄠溪，其水南流，世謂之溫泉水。鄠水又東南于訾城西北，東入洛水。故京相璠曰，今鞏洛渡北有鄠谷水，東入洛，謂之下鄠，故有上鄠下鄠之名。亦謂之北鄠，于是有南鄠北鄠之稱矣。又有鄠城，蓋周大夫鄠肹之舊邑。┐後漢郡國志河南尹鞏縣下亦云，有尋谷水。然則斟鄠蓋因鄠水得名，桀都斟鄠，正在洛陽附近，金鶚別斟鄠洛陽爲二地，蓋亦失之。禹都陽城，陽城何在？漢以來皆于潁川求之。如地理志潁川郡陽翟縣下云，└夏禹國。┐應劭注云，└夏禹都也。┐臣瓚曰，└世本言禹都陽城，汲郡古文亦云居之，不居陽翟也。┐然以成湯卜辭金文均作成唐，昜聲字古或作唐例之，陽城故名，當曰唐城。定四年左傳，└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封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于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叔虞所受封地在夏虛，其名曰唐，是可證禹都陽城，實唐城之誤。唐所在地，漢書地理志以來率以太原郡晉陽縣當之。臣瓚注則謂在河東永安，去晉陽四百里。汪遠孫曰，└永安卽堯縣，┐水經└汾水又南過永安縣西，歷唐城東┐注，└故堯縣也。周厲王流于彘，卽此城也。唐城東去彘十里。┐周本紀正義引括地志，└晉州霍邑縣，本漢彘縣，後改曰永安。┐如魏晉人說，唐城約在今山西省霍縣地。然唐人著書，則皆謂在翼城縣境。晉世家，└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周公誅滅唐，┐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卽堯裔子所封。┐元和郡縣圖志亦云。顧應劭注漢書地理志云，└平陽，堯都也，在平河之陽，┐魏土地記云，平陽城東十里，汾水東原上有小臺，臺上有堯神屋石碑，┐唐堯遺蹟，皆在霍縣南，則謂唐城在翼城西者較確。翼城距西北平陽按今名臨汾縣百二十里。平陽依應劭說，以平水得名。按，水經汾水注，└平水出平陽縣西壺口山，尙書所謂壺口治梁及岐也。其水東逕狐谷亭北，又東逕平陽城南，東入汾，俗以爲晉水非也。┐考魏書地形志云，└平陽有晉水，┐太平寰宇記引冀州圖云，└平水卽晉水，┐則俗名晉水，蓋由習俗相沿，或勝于後世史家之牽附，晉水之名必較平水爲古，是春秋戰國時所稱平陽，實卽古晉陽，禹都平陽，卽都晉陽，禹都陽城，卽都唐城。更驗以春秋晉國都邑，若

絳若翼，若曲沃，若新田，不出汾澮之間，則叔虞受封唐城，亦必于汾澮間求之，故曰，唐人謂唐城在翼城西者較碻。是禹都陽城，値今翼城縣西，不在潁川陽翟也。禹都陽城，本在澮水流域，不獨唐叔虞之都可證也。吳太伯世家，「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虛，是爲虞公。」公本作仲，據段玉裁校改。索隱曰，「夏都安邑，虞仲都大陽之虞城，在安邑南，故曰夏虛。」大陽之爲虞都，詳于漢書地理志。志曰，「大陽，吳山在西，上有吳城，周武王封太伯後于此。」漢之大陽，唐以後改名平陸。太平寰宇記，「吳山俗謂虞坂，在平陸縣北五十里。」元和郡縣圖志則云，「故虞城在平陸縣東北五十里，虞山之上。」平陸之北百里卽安邑，然則世本謂禹都或在安邑者，蓋在安邑東南之虞山。自安邑至翼城，不過二百餘里，自翼城至平陽不過百餘里，平陽安邑間三四百里，固卽帝禹游牧之地，故春秋時猶有大夏之稱矣。昭元年左傳。禹居河東大夏，而地理志以來皆謂禹居潁川陽城者，蓋牽于書序云「太康失邦，昆弟須于洛汭，」洛汭既在河南，不得不移河東之唐城，爲河南之陽城，實則居陽城者夏后啓，非禹也。穆天子傳，「天子東游于黃澤，宿于曲洛，廢□。使宮樂謠曰，黃之池，其馬歡沙，皇人威儀。黃之澤，其馬歡玉，皇人受穀。丙辰，天子南游于黃臺之丘，今本作黃□室之丘，據文選注引改正。以觀夏后啓之所居，乃□于啓室。」郭璞注，「疑此言太室之丘嵩高山，啓母在此化爲石，而子啓亦登仙，故其上有啓室也。」按，漢書武帝紀，「元封元年，登禮中嶽，見夏后啓母石，」顏師古注引淮南子言「塗山氏化爲石，石破生啓，」啓之生地，傳說雖在太室，但太室之北無黃池黃澤，亦無黃臺之丘。惟水經注云，「洧水又東南，赤澗水注之，水出武定岡，東南流，逕皇臺岡下，注于洧。洧水又東，與黃水合。黃水出太山南黃泉。黃卽春秋之所謂黃崖也。故杜預注云，苑陵縣西有黃水者也。又東南流，水側有二臺，謂之積粟臺。黃水又東南，逕龍淵東南，注于洧水。」洧水先受赤澗水，次受黃水，黃水如可指爲穆天子傳之黃澤，則積粟臺非傳文黃臺之丘，黃臺之丘可碻指其卽赤澗水旁之皇臺岡。洧水出于陽城山，與黃水所出之太山，正是一脈；而黃陽二字，古音同部，意者洧黃之間，卽夏后啓故居，地理志陽翟縣下云「夏禹國，」實夏后啓都之誤。夏后啓之居陽城，穆天子傳其碻徵也。紀

年，「帝宁居原，遷于老邱。」　原于春秋屬晉，老邱則爲宋地。　僖二十五年左傳，「夏，王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侯于是乎始啓南陽。　陽樊不服，圍之。冬，晉侯圍原，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趙衰爲原大夫。」　趙世家正義引括地志，「原在懷州濟源縣西北二十里。」　按，隱十一年左傳，「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原絺樊攢茅隤懷，」杜注云，「原在沁水縣西，樊一名陽樊，野王縣西南有陽城，懷今懷縣也。」　則陽樊與原，確近于懷。　國語晉語，「晉侯圍陽樊，倉葛呼曰，陽人未狎君德，而未敢承命，君將殘之，無乃非禮乎！　陽人有夏商之嗣典，有周室之師旅，樊仲之官守焉。」　陽樊之有夏商嗣典者，蓋以近懷之邢邱，爲殷仲丁之故都，原本夏帝宁之都邑，夏殷之流風餘韵，遂存于陽樊懷原。　自原而南，可七十里，達于河，渡河卽孟津，孟津至鞏，不過百里之遙耳。　鞏之西南有鄤城，前文既碻定其爲斟鄤之虛，則夏后自陽城播遷斟鄤，原其必經之路，故武王克商封原伯于此，以扼其衝，帝宁居原，殆亦因先王舊居也。　定十五年左傳，「鄭罕達敗宋師于老邱，」杜注，「老邱，宋地也。」　顧棟高春秋大事表，「今開封府陳留縣東北四十五里有老邱城。」　按，陳留東南不百里卽雍邱，地理志，「雍邱，故杞國也。周武王封禹後東樓公。」　陳杞世家，「杞東樓公者，夏后禹之苗裔也。　殷時或封或絕，周武王克殷紂，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于杞，　以奉夏后氏祀。」　由史漢說，杞之受封，始于周初。　按卜辭有云，

「丁酉卜，㱿貞，杞侯烏弗其囚凡之疾。　後編下卅七葉。

庚辰卜，行貞，王其步自杞于㠯，亡災。」　後編上十三葉。

則殷商之際，已有杞侯，杞侯之封，遠在殷際。　殷封夏後于杞，蓋猶武王封武庚于殷，周公封微子于宋，宋殷俱爲殷人故都。　古之革命者，斲其權不絕其世，移其民不改其都，殷人封夏後于杞，亦因于帝宁之故都。　是夏后勢力，固嘗東臨殷商之郊也。　其西，則抵西河。　西河舊有二說，禮記檀弓，「子夏退而老于西河之上，」鄭玄注，「西河龍門至華陰之地。」　魏世家，「襄王五年，予秦河西之地，」正義云，「自華州北至同州，並魏河西之地，」是子夏居西河，卽居河西也。　但孔子弟子列傳正義說則不然。　曰，「西河郡，今汾州也。　爾雅云，兩河之間曰冀州，禮記云，自東河至西河之東，故號龍門河爲西河，漢因爲西河郡。」　索隱亦曰，「西

河在河東郡之西界，蓋近龍門，「是西河在黃河東岸，且近于龍門。龍門水不可考。唐時龍門縣，今爲河津縣，河津未聞有何子夏遺蹟。惟汾陽縣謁泉山有一石室，去地五十丈，水經汾水注引隨國集紀云，「此爲子夏石室，」但距河遼遠，魏武侯無從泛舟河上。詳吳起傳，及戰國策魏策。由「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觀之，終以西河在陝西省境說爲勝。水經河水注，「河水又南，徐水注之。水出西北梁山，東南逕子夏陵北，東入河。河水又南逕子夏石室東，南北有二室，臨側河崖，卽子夏廟室也。」子夏陵與廟室既在徐水南郃陽縣境，胤甲所居西河，亦當求之陝西省郃陽附近。夏后踪跡嘗至河西，不獨胤甲居西河可考也。河西之地，卽周書所謂西土，周之發祥地也。大雅公劉古公所居之地，嘗謂之胥，如，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歎！公劉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緜

此兩胥字，毛傳訓相，胡適之先生談談詩經以文法比勘，謂是地名，古史辨第三册，五八二葉。而未指實其地。山按，胥以疋得聲，據右文說，字古當作疋，說文所謂「疋古文以爲詩大雅字，或曰胥字」是也。荀子榮辱，「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儒效篇則云，「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夏，說文古文作㬎，正始石經古文作㬎，並諧疋聲，嘗疑六國古文卽以疋爲夏。書湯誓「舍我穡事而割正夏，」史記殷本紀引作「舍我嗇事而割政，」段玉裁古文撰異，疑今本夏字賸是也。顧正下何由衍夏字？段君無說。山謂正古文尚書當作疋，形近篆文正，故今文本譌疋爲正，復譌爲政；古文讀疋爲夏，傳錄者不察，因竄旁注爲正文，而爲正夏。由尚書今古異文考之，知六國古文，夏通作疋，大雅小雅，古文作疋，疋卽夏字。王引之張行孚皆謂雅讀爲夏，雅爲正聲，卽是夏聲，詳經義述聞及說文發疑。固確切不移之論，卽詩之「于胥斯原，」「聿來胥宇，」亦何莫非夏之聲譌。雅仿自周，周秦同地。吳公子札觀樂于魯，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襄二十九年左傳。其稱周秦之樂爲夏聲，此尤可證豐鎬涇渭之間，本夏后舊地，周因夏后故地；故周初誥命，往往自稱有夏，如，

「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脩和我有夏，…式商受命。 書君奭。

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亦欽罰之，乃俾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書立政。

姜亮夫君夏殷民族考嘗謂周爲夏後，民族雜志一卷十一期。 雖不敢盡信，茲由公劉「于夏斯原」古公「聿來夏字」考之，則周與夏后遺民之關係，縱非同一血統，謂夏后遺民爲周人征服，周人承襲夏后文化以爲自身之文化，蛛絲馬跡，不無可尋。 胤甲居西河，是亦可證有夏民族曾居河西，故河西得有大夏之名矣。 綜前所論，可知有夏都邑之踪跡如次：

都邑名	遷居者	考證
陽城卽唐	禹	今山西省翼城縣西
晉陽卽平陽	禹	今山西省臨汾縣西
安邑	禹	今山西省平陸縣東北虞山
黃臺之丘	啓	今河南省新鄭密縣間
斟鄩	太康桀	今河南省鞏縣西南尋谷水畔
斟灌	后相	今山東省觀城縣
帝邱	后相	今河北省濮陽縣
原	帝宁	今河南省濟源縣西北
老邱	帝宁	今河南省陳留縣東北
西河	胤甲	今陝西省郃陽縣附近

殷人都邑，書序謂「自契至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之居。」 自湯至盤庚，書盤庚云，「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張衡西京賦所謂「殷人屢遷，前八後五，居相圮耿，不常厥土」也。 湯前八遷，孔穎達尚書正義考見其四云，

「商頌云，帝立子生商，是契居商也。 世本云，昭明居砥石，左傳稱相土居商邱，及湯居亳，事見經傳者，有此四遷，未詳聞也。」

王國維說自契至于成湯八遷則謂正義僅舉其三，復考之古籍云：

「世本居篇云，契居蕃，契本帝嚳之子，實本居亳，今居于蕃，是一遷也。世本又云，昭明居砥石，由蕃遷于砥石，是二遷也。荀子成相篇云，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遷于商，是昭明又由砥石遷商，是三遷也。左氏襄九年傳云，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是以商丘爲昭明子相土所遷。又，定四年傳，祝鮀論周封康叔曰，取于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則相土之時，曾有二都，康叔取其東都，以會王之東蒐，則當在東岳之下，蓋如泰山之祊爲鄭有者，此爲東都，則商丘乃其西都矣。疑昭明遷商後，相土又東徙泰山下，後復歸商丘，是四遷五遷也。今本竹書紀年云，帝芬三十三年，商侯遷于殷，是六遷也。又，孔甲九年，殷侯復歸于商丘，是七遷也。至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則爲八遷。」觀堂集林卷十二。

其引今本紀年，未可依據，所謂商侯遷殷，殷侯復歸商丘，六遷七遷，殊難置信。商丘與商，本爲一地，昭明閼伯，疑卽一人，相土所居，名異而實不殊。王氏所考，惟契居蕃，昭明遷商，與相土東都，可以補苴孔疏耳。山按，山海經大荒東經，「王亥託于有易河伯僕牛，有易殺王亥，取僕牛，」郭璞注引紀年，

「殷王子亥賓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緜臣殺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徵假師于河伯，以伐有易，克之，遂殺其君緜臣也。」

此種紀載，雖不能斷言王亥上甲曾居有易，然觀其游牧征伐所至，所居必距有易不遠，或卽居昭明所居砥石。是自契至湯前後八遷，今惟契昭明相土王亥與湯事實可考；而其地名可指者，亦惟砥石蕃亳商丘相土東都與有易附近而已。湯後五遷，舊說亦不齊。殷本紀云，「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五遷無定處，」以五遷爲盤庚一身之事。紀年則謂，

「仲丁卽位元年，自亳遷于囂，
河亶甲整卽位，自囂遷于相，
祖乙滕卽位，是爲中宗，居庇，
南庚更自庇遷于奄，
盤庚旬自奄遷于北蒙，曰殷。」

是湯後五遷，遷于仲丁河亶甲祖乙南庚盤庚五王。　書序亦云，「仲丁遷于囂，作仲丁；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祖乙圮于耿，作祖乙；」殷本紀亦有「中丁遷隞，河亶甲居相，祖乙遷邢」之說；是五遷事，終以分屬五王說爲勝。　卽以五王所遷之地論，仲丁所居，紀年書序皆云在囂，史記則云在隞；祖乙所居，紀年云在庇，書序云在耿，史記則云在邢；囂隞古音同豪部，邢耿古音同青部，固可謂囂隞與邢耿並一地之異名；若邢與庇，音形俱遠，絕不得指爲一地，是祖乙旣遷隞，又居庇，一人之身，都凡再徙，自湯至盤庚，都邑計六遷矣。　盤庚以後，紀年謂至紂之滅，二百七十二年，更不徙都。　殷本紀則謂，

「帝武乙立，殷復去亳，徙河北。

皇甫謐帝王世紀則謂，

「帝乙徙朝歌。」　王應麟詩地理考引。

國語楚語則謂，

「殷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

武丁者，小乙之子，而盤庚之侄也。　盤庚遷殷，史記謂之亳殷，指其地卽成湯所居之亳。　由中央研究院安陽發掘結果，及董彥堂先生殷虛沿革說，已充分證明康叔所受封之殷虛，卽今安陽縣小屯村；是盤庚自奄遷殷，殷在今河南省安陽縣境。　亳傳說有三，皇甫謐云，「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尙書正義引，湯所都者，地理志謂在偃師，閻若璩四書釋地謂在穀熟，金鶚湯都考調停其間曰，「湯未滅桀之先，始居穀熟，及滅桀之後，乃遷居偃師。　然居穀熟之時，尙爲諸侯，其國非帝王之都，迨卽天子之位，而居偃師，則惟偃師可爲湯都，故班固不以湯都注于穀熟而特注于偃師也。」　而臣瓚注地理志山陽郡之薄縣云，「湯所都，」王國維說亳鼂之，曰：

「山陽之薄，卽皇甫謐所謂北亳。　後漢以薄縣屬梁國，至魏晉幷罷薄縣，以其地屬梁國之蒙縣，故謐云，蒙爲北亳者，渾言之。　杜預于莊十二年傳注云，蒙縣西北有亳城，則析言之。　蒙之西北卽漢山陽郡薄縣地也。　其爲湯都，有三證。　一，以春秋時宋之亳證之。　左傳莊十二年，宋萬弒公于蒙澤，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　冬，十月，蕭叔

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 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 杜注以亳在蒙縣西北。 如杜說，則亳與曹接境，曹師之伐，先亳後宋，猛獲在亳，故北奔衛；南宮萬在宋，故南走陳；是宋之亳，卽漢之薄縣。 又哀十四年傳，桓魋請以鍼易薄。 景公曰，不可。 薄，宗邑也，乃益鍼七邑。 鍼，桓魋之邑，地雖無考，當與薄近。 是歲，魋入曹以叛，時曹地新入于宋，雖未必爲魋采邑，亦必與魋邑相近，則其所欲易之薄，亦必與曹相近，殆卽前漢山陽郡之薄縣。 而此亳爲宋宗邑，尤足證其爲湯所都。 然則此北亳者，於春秋時爲亳爲薄，於兩漢爲薄縣。 晉時縣治雖廢，而尙有亳城。 若南亳西亳，不獨古籍無徵，卽漢以後， 亦不見有亳名， 其證一也。 二，以湯之鄰國證之，孟子言湯居亳，與葛爲鄰，皇甫謐孟康司馬彪杜預酈道元均以甯陵縣之葛鄉當之，爲葛伯國。 謐且謂偃師去甯陵八百餘里，不能使民爲之耕，以證湯之所都，當爲穀熟之南亳。 然穀熟之去甯陵，雖較偃師爲近，中間尙二百餘里；若蒙縣西北之薄，與甯陵東北之葛鄉，地正相接，湯之所都，自當在此，其證二也。 三，以湯之經略北方證之，湯所伐國，韋顧昆吾夏桀，皆在北方。 昆吾之虛，地在衛國，左傳世本，說當可據。 而韋國鄭箋以爲豕韋。 按，續漢書地理志，東郡白馬縣有韋鄉，杜預亦云，白馬縣東南有韋城，古豕韋氏之國。 又，白馬之津，史記曹相國世家亦謂圍津， 是韋與昆吾爲鄰國，與亳相距不過二百里。 顧地無考。 漢書古今人表作鼓。 案，殷虛卜辭云，王步于𣪊，𣪊當卽鼓字。 卜辭所載地名，大抵在大河南北數百里內，知亦距韋與昆吾不遠。 且顧與昆吾，鄭語均以爲己姓之國，故衛之帝邱城外有戎州己氏，而梁國蒙薄之北，漢亦置己氏縣，疑古顧國，當在昆吾之南，蒙薄之北。 然則亳于湯之世居國之北境，故湯自商邱徙此，以疆理北方，逮北伐韋顧，遂及昆吾，于是商境始北抵河，王業之成，基于此矣。 湯之時，方有事北方，決無自商邱南徙穀熟之理。 至偃師之地，更與諸國風馬牛不相及，其證三也。」觀堂集林卷十二。

案：王氏所舉三證，惟由左傳「薄宗邑也」一語，證北亳爲成湯所都，是最勝義。亳在河之南，殷在河之北，楚語云，『武丁入于河，自河徂亳，』是盤庚遷殷之後，

殷人都邑，又一遷也。　武丁入亳，而殷之亡國，實在河北，是自盤庚後，國都必再遷。　還河北者，殷本紀謂在武乙時，帝王世紀謂在帝乙時，書缺有間，無從質證。惟周語有云，「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桀都斟鄩，地濱伊洛，史家以伊洛爲夏亡國之兆，則商未亡之先，都必濱河。　御覽引紀年云，「文丁三年，洹水一日三絕，」洹水三絕，卽所謂河竭也。　文丁之時，既以洹水爲亡國之兆，洹水正環殷虛，是文丁卽位居殷，殷人去亳復居河北，必在武乙時。　武乙濟河而北，復盤庚故居，是盤庚後殷都再遷也。　太史公知武乙去亳徙河北，而失盤庚後自殷徂亳之人，乃曰「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乃遂涉河南治亳，復居成湯之故居，」誤以爲盤庚遷殷，卽遷于亳，書序承其謬誤，乃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更合殷亳爲一地，得楚語武丁徂亳一事，而知盤庚以後，殷都猶再遷。　然則殷人都邑，自契至帝辛亡國凡十六遷，其展轉遷移之地名可考者，則爲蕃亳商邱砥石相土東都囂庇奄殷九地。　殷亳地望，既如前論。　商與商邱爲一地，可于左傳之「閼伯居商邱，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　故商主大火，」及昭元年傳云，「后帝不臧，　遷閼伯于商邱，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兩段紀載，徵實此說。　是殷人國號，所以又稱商者，以其曾居商邱。　王國維說商云，「邱者虛也，宋之稱商邱，猶洹水南之稱殷虛，」集林卷十二。　是商邱本名商，邱字爲後人所附，杜預春秋釋例云，「宋，商，商邱，三名一地，」其說得之。　商邱秦置睢陽縣，隋改睢陽曰宋，至明嘉靖間始復舊名，是殷之商邱，卽今河南省商邱縣也。　昭明居砥石，楊倞荀子注，未詳其所在。　山謂砥當爲泜，泜石當在泜水流域。　史記五帝紀，「黃帝娶于西陵氏之女，是爲嫘祖，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　其一曰玄囂，是爲青陽，青陽之孫高辛，是爲帝嚳。　青陽降居江水。」　江水，大戴記帝繫作泜水。　山海北山經，「敦與之山，其上無艸木，有金石，泜水出于其陰，而東流注于彭水。」　郭璞注，「今泜水出中丘縣西窮泉谷，東注于堂陽縣入于漳水。」　按，今本水經漳水注無泜水，趙一清水經注釋云，

「全氏謝山曰，漢志常山郡元氏縣下云，沮水首受中邱窮泉谷，東至堂陽，入橫河，而水經無聞。　及讀郭氏山海經注，乃悟泜水之誤爲沮水也。　一清按太平寰宇記，趙州臨城縣下引水經注云，泜水東出房子城西，　出白土，　細滑如

膏，可用濯綿，色奪霜雪，光彩鮮潔，異于常綿，俗以爲美談，言房子之纊也。抑亦如蜀錦之得濯江矣。　按，御覽引此注云，故歲貢其綿，以充御用。　又，縣有百暢亭，水經注云，泜水東經百暢亭。　又，漢志常山郡房子縣贊皇山，石濟水所出，東至于廮陶入泜。　石邑縣，井陘山在西，淶水所出，東南至廮陶入泜。　寰宇記，鎮州石邑縣下引水經注云，淶水出常山郡石邑縣。　又，獲鹿縣下飛龍山引水經注云，淶水東經飛龍山北，是爲井陘口。　又，元豐九域志，邢州古蹟于言山引水經注云，泜水又經于言山，邶詩曰，　出宿于干，　飲餞于言是也。　凡此引文，今本皆無之。」

凡今本所無者，非宋人誤引，實酈書之佚文。　茲據諸書徵引，　參以山海經地理志等，可補泜水篇云，泜水出中丘縣西窮泉谷，又東，逕房子城西，百暢亭南，又東，逕于言山北，又東逕廮陶縣南，石濟水北來注之。　泜水又東，逕堂陽縣北，入于衡漳。　若以「互攝通稱」例之，石濟水既注泜水，泜水故有石濟水之名。　頗疑泜與石濟互攝之下游，古有泜石水之名，昭明所居，卽在其處，故謂之泜石。　史記靑陽降居江水，江水實泜水之誤。　後人未達泜本水名，而從以石濟之石，泜誤爲砥，于是乎有砥石之名。　砥石所在，由泜淶石濟諸水相匯之處測之，當在今河北省隆平柏鄉甯晉諸縣間，或在漢之廮陶縣境。　廮陶故城，淸一統志云，「在今甯晉縣西南二十五里，」則砥石所在，亦可指卽今之河北省甯晉縣西南境。　昭明，契子也。　昭明居砥石，帝嚳居泜水，皆在河北，不應契忽居河南之亳。　契所居亳，以情勢言，當在河北，或與燕亳爲近。　昭九年左傳，「昔武王克殷，肅愼燕亳，吾北土也。」韋昭國語注，「肅愼，北夷之國。」　燕亳何地？　舊鮮徵說。　按，禮記樂記，「武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于薊。　薊說文作鄟云，「周封黃帝之後于鄟也。　从邑，契聲，讀若薊。　上谷有鄟縣。」　是鄟薊古今字，漢人名薊，六國古文字或作鄟。　鄟諧契聲，與殷契名適契合。　漢書地理志，「薊，故燕國，召公所封，」水經「漯水過廣陽薊縣北」注，亦云，「昔周武王封堯後于薊，今城內西北隅有薊邱，因邱以名邑也。　猶魯之曲阜齊之營邱矣。　武王封召公之故國也。　秦始皇滅燕，以爲廣陽郡。」　其云，封堯之後，與樂記微異，而以薊爲燕國故都，則與漢志同，故後人亦謂之燕薊。　薊鄟既爲古今字，鄟之爲名，或因殷契所居而得，史言

契居于亳，燕亳也者，其即薊邱之初名乎？　薊邱今名北平，北平西南二百里許易縣，爲戰國時燕國下都，固夏殷之世有易之虛也。　有易文物，傳于今者，有三句兵，其銘曰，

「大且日己，且日丁，且日乙，且日庚，且日丁，且日己，且日己，其一

且日乙；大父日癸，中父日癸，父日癸，父日辛，父日己；其二

大兄日乙，兄日戊，兄日壬，兄日癸，兄日癸，兄日丙。」其三

其先君皆以日干爲名，既符合殷人制度，而其弟兄名號駢列，亦有合乎殷人宗法。證以山海經紀年所載王亥僕牛有易上甲殺有易之君緜臣事，有易文化，顯與殷人同一系統，則謂契所居亳，非商邱蒙薄。　實即春秋時燕亳，兩漢之薊縣，似無不可。藉曰，語無直證，無徵不信，亦可于漢常山郡薄吾縣求之。　薄吾，戰國時謂之番吾。　史記趙世家，「秦攻番吾，李牧與之戰，却之，」正義曰，「番又作蒲」。又，蘇秦傳，「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于邯鄲之下矣。」　徐廣曰，「常山有蒲吾縣，」括地志曰，「蒲吾故城，在鎭州常山縣東二十里，」是漢以來蒲吾，戰國時皆曰番吾，番蕃古今字，則謂番吾即殷契所居之蕃，可無疑也。　平山縣志，「嘉陽城距今治十八里，即春秋晉之蒲邑也。　漢于此置蒲吾縣。」　蒲吾位滹水上源，寧晉當滹水入泜之會，然則契自泜水居蕃，正逆滹水而上，所行不遠，故其子昭明，得復居泜石矣。　荀子言昭明居于砥石遷于商，商即商邱，既如前論。自商邱至安徽宿縣，不及三百里。　宿縣西北七十里有故相城，即漢之沛郡相縣，唐屬符離縣。　元和郡縣圖志，「符離縣，故相城在縣西北，蓋相土舊都也。」　就昭明已居商邱言，謂相土東都，即沛郡之相縣，說亦可信。　然觀定四年左傳云，「封康叔以殷民七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于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命以康誥，而封于殷虛。」　康叔封地，以殷虛爲中心，北至武父，南至圃田，東包有閻及相土東都。　詩十月之交，「豔妻煽方處，」漢書谷永傳引作閻妻，中候擿雒戒閻又作刻。　閻刻既音近字通，有閻自可謂即有鄄。　鄄國本少皞後，少皞之虛在魯，另詳拙箸由陳侯因齊鎛銘黃帝論五帝。　是康叔所取有閻之土，即瓜分刻國西部，所謂相土東都，必介于魯衞之間。　書序，「河亶甲居相，」僞孔傳云，「相在河北。」　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故殷城在相州內

黃縣東南十三里，卽河亶甲所築都之，故名殷城也。」　河亶甲所居既在河南內黃，相土東都自亦可指，元和志，直以沛郡相縣，非矣。　仲丁所遷，　紀年書序皆云在囂，殷本紀則云在隞。　囂，尙書正義引李顒說，「在陳留浚儀縣。」　又引皇甫謐說「囂在河北，或曰今河南敖倉，未知孰是。」　括地志則從敖倉說云，「滎陽故城，在鄭州滎澤縣西南十七里，殷時敖地也。」　按，穆天子傳，「乙丑，　天子東征，舍于五鹿。　己巳，天子東征，食馬于漯水之上。　癸酉，天子南征，至于菹臺。　仲冬，甲戌，天子西征，至于因氏，天子乃釣于河，以觀姑繇之水。　丁丑，天子北征。　戊寅，舍于河上，乃致父兄子弟王臣姬□祥祀，畢哭。　終喪于囂氏。　己卯，天子濟于河囂氏之遂，舍于茅尺。　癸未，至于野王。」　此其經行之路，約在大河兩岸。　五鹿介于觀城內黃間，在黃河故瀆之濱。　卽王莽河，　漯水故道，在觀城東北，故穆王得自五鹿食馬于漯上。　菹臺卽城鉏，春秋時爲衞邑。　因氏不可考。　茅尺卽春秋時攢茅。　野王故城，在今懷慶，與東北之攢茅甚近。　穆王自城鉏西行，歷因氏而至囂氏，自囂氏之遂濟河，至于攢茅，是囂氏，必在河濱，且近于攢茅。　考之春秋地理，敖山正與攢茅隔河相望，是穆天子傳所稱囂氏，卽是敖氏　殷本紀云，「仲丁遷于隞，」隞乃秦漢以後之名，本當如紀年作囂也。　祖乙所居在邢不在耿，王國維曾有說云：

「尙書序，祖乙遷于耿，史記殷本紀作邢。　索隱以爲河東皮氏縣之耿鄉。然仲丁遷隞，河亶甲居相，其地皆在河南北數百里內，　祖乙所居，　不得遠在河東。　且河東之地，自古未聞河患，耿鄉距河稍遠，亦未至遽圮也。　段氏古文尙書撰異引說文，邢，鄭地有邢亭，疑祖乙所遷，　當是此地。　然說文邢字下云，邢，周公子所封地，近河內懷，其云周公子所封，則指邢茅胙祭之邢。　然又云，地近河內懷，則又指左傳戰國策之邢邱。　邢邱卽邢虛猶言商丘，祖乙所遷，當卽此地。　其地正濱大河，故祖乙圮于此也。」　集林卷十二說耿。

按，水經沁水注，「朱溝枝渠又東，逕懷城南，又東逕殷城北，郭緣生述征記曰，河之北岸河內懷縣有殷城，或謂楚漢之際，殷王卬治之，非也。　余按竹書紀年云，秦師伐鄭，次于懷城殷，卽是城也。　然則殷之爲名久矣。」　韓詩外傳亦曰，「武王伐紂，到邢邱，更名邢邱曰懷，」是懷本名邢邱，邢邱東南之殷城，碻卽祖乙故都。

殷城既濱大河，自易圮毀，故書序又有圮于耿之說矣。　祖乙圮于邢，勢不得不再遷。　紀年云，「祖乙居庇，帝開甲祖丁因之，」庇地何在？　舊亦鮮徵。　今自南庚自庇遷于奄考之，蓋卽春秋魯國之比蒲與毗。　春秋屢言大蒐于比蒲，　杜氏注，「魯地，闕。」　而昭十一年經云，「五月大蒐于比蒲，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稷祥。」　定十四年經云，「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魯蒐比蒲，卽會邾子，比蒲必在魯之南疆，與邾爲近。　哀五年經，「春，城毗，」杜注，「無傳，備晉也。」江永春秋地理考實由備晉說推之，謂在魯之西境。　毗諧比聲，與比蒲自爲一地之異名。　比蒲在魯南，毗在魯西，合而審之，毗必在魯之西南疆。　魯之西南疆，雖無毗蹟可尋，却有費邑可考。　隱元年左傳，「費伯帥師城郞。」　顧棟高曰，「費，魯大夫費庚父之食邑，與季氏費邑有別。　季氏費邑，　在今沂州府費縣治西南七十里，庚父費邑在今兗州府魚台縣西南。」　按，魚臺縣淸屬濟甯州，郞亭在其東北，費亭在其西南，與左傳所謂「費伯城郞，」地望適合。　又按，今地志，魚臺東至滕縣百六十里，滕縣北至曲阜約百四十里，曲阜爲魯虛，滕爲邾虛，是魚臺費亭與邾魯成犄角形，費亭正在魯之西南疆。　費比聲之轉，古文嘗通用。　如今本尙書「費誓，」說文引古文尙書作「柴誓，」是費伯之費，古文或作柴。　柴毗俱諧比聲，則謂毗與比蒲卽費庚父所居之費；祖乙所遷庇邑，亦卽魯西南疆之費邑，絕非意必之辭也。　定四年左傳，「周公相王室，分魯公以殷民六族，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虛。」　後漢郡國志亦云，「魯國，古奄國，」奄里在今曲阜縣東二里，然則南庚自庇遷于奄，卽自費邑遷于魯。　魯在今山東省曲阜縣，庇在今山東魚臺縣境，盤庚自奄遷殷，實自東渡河而西，舊說以爲自南徂北，　蓋亦失之矣。　綜前所論，可得殷人踪跡如下表：

都邑名	遷居者	考證
蕃一作亳	契居此	今河北省平山縣附近
砥石	昭明居此	今河北省隆平甯晉縣間泜水下游
商一名商邱	昭明自砥石遷此，相土因之	今河南省商邱縣
相	相土東都河亶甲自囂遷此	今河南省內黃縣境內

有易	王亥僕牛于此	今河北省易縣境內
亳一作薄	湯居此 武丁自殷遷此	今河南省商邱縣北四十里薄城
囂一名敖	仲丁自亳遷此	今河南省滎陽縣敖山上
邢一名耿	祖乙自相遷此	今河南省武涉縣東南有殷城
庇	祖乙自邢遷此	今山東省魚臺縣西南之費亭
奄	南庚自庇遷此	今山東省曲阜縣東之奄里
殷一名北蒙	盤庚自奄遷此 武乙自亳遷此	今河南省安陽縣殷虛

周人起自西土，宗周以前，都邑多在河西。自犬戎弒幽王，平王依晉鄭而都洛邑，王綱廢墜，王畿日蹙，周復分爲東西，東周居鞏，西周居王城，天子旣成具位，政治失其中心，都邑遷徙，卑不足論。茲所論者，姑止宗周以前。史記周本紀，

「周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嫄，棄爲農師，帝舜封棄于邰。

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

公劉雖在戎狄間，復脩后稷之業，自漆沮渡渭。公劉卒，子慶節立，國于豳。

古公亶父，踰梁山，度漆沮，踰梁山，止于岐下。于是乃貶戎狄之俗，而營築城郭室屋。

文王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自岐下而徙都豐。

厲王好利，近榮夷公，芮良夫召公諫，不聽，國相與畔，厲王出奔于彘。

犬戎殺幽王于驪山下，諸侯共立平王，東遷于洛邑，辟戎寇。」

魯周公世家，

「成王七年，周公往營成周洛邑，卜居焉，曰，吉！遂國之。」

由史記說，周自后稷居邰，至于平王東遷洛邑，其居有六，然周書大匡則云，

「惟王季宅于程。」王季今本作周王，據竇宇記引正。

世本則云，

「武王在豐鎬，文選西都賦注引。

懿王徙于犬邱。」詩小雅正義引。

紀年則云、

「穆王以下都于西鄭。」

金文則又云，

「穆王在莽京，通殷

王在雒居，蔡殷

王在杜居，師虎殷

王徵于楚荊，令小臣夌先省楚居，小臣夌鼎

王在隩居。」農

是周自后稷封邰，不窋竄于戎狄，公劉自漆沮渡渭，慶節國豳，古公亶父居岐下，王季宅程，文王居豐，武王都鎬，成王作洛邑，穆王都西鄭，又居莽京，懿王居犬邱，至于平王東居洛邑；即置厲王居彘及他王在楚在隩在雒在杜而不計，都邑計十餘遷。其遷地可指者，有邰豳岐程豐鎬洛邑西鄭莽京犬邱等十地。此十邑也，除洛邑在今河南省外，自來經疏地志，皆謂在今陝西省境內，錢穆作周初地理考則非之，曰，

「今考姜嫄爲有邰氏女，邰亦作斟，路史疏仡紀，高辛氏上妃有駘氏女，曰姜嫄是也。聞喜於古爲臺駘邑。臺駘之稱有駘，猶陶唐之稱有唐也。左傳昭元年，晉侯有疾，叔向問于子產曰，寡君之疾，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之汾川，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此觀之，則臺駘汾洮之神，而處大原者也。……臺駘所處大原，兼帶汾洮，在河東，障大澤，實相當于今之聞喜，即姜嫄之有邰，而后稷之所生也。

邠則濱汾之邑。逸周書度邑，維王克殷，九牧之師，見王于殷郊，王乃升汾之阜，以望商邑，永歎，云云。汾一作邠，史記周本紀引作豳。豳邠古今字，而汾邠亦相通。竊疑周人既克殷，乃歸途至于晉之汾阜，昔者公劉之故土，因登望而興歎云爾。……臨汾有古山古水，公亶父本居其地，故稱古公，猶公劉之稱豳公也。由此推之，公劉居邠及于亶父，蓋在臨汾古水之濱。」燕京學報第十期。

錢君並舉后稷所居即是河東稷山爲證。大要謂后稷居邰，公劉居邠，古公亶父居

岐，邠岐與邰，皆在河東聞喜左近。　錢居自謂「其說雖創，其證甚密。」　然以宗周銅器銘文證之詩書傳說，則舊說未可非，錢考未必是也。　大雅生民，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正，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艸，……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

此即史記「后稷母曰姜嫄，棄爲農師，帝舜封棄于邰」之所本也。　邰，齊詩作鄒。地理志右扶風鄠縣下云，「周后稷所封」是也。　鄠古作𨚕，其見于金文偏傍者，或作𨛜，芮伯壺銘鄠所从，𨛜，師酉殷鄠所从，與散氏盤銘芻𠂤砂𠂤道，遬所从者偏傍相似，然則齊詩之鄒，殆即散盤之遬，詩之有邰，可以散盤芻遬砂遬當之。　史記，「公劉自漆沮渡渭，子慶節國于豳，」說亦本大雅公劉，

「篤公劉，于胥斯原，陟則在巘，復則在原。……　篤公劉，　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迺覯于京，京師之野，　于時處旅。……　篤公劉于京斯依。……　篤公劉，既溥且長，既景迺岡，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　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乃密，芮鞫之即。」

特居豳者始公劉，非慶節，史記以爲慶節國于豳，非出世本舊文，即後來傳寫之誤。豳，漢以來字或作邠，其在宗周古文則作𨛜。詳拙著說文闕義箋，趞鼎銘，「王若曰，趞命女作鄹師家嗣馬，眔官僕射士訊，」鄹師似爲卿大夫。　然有盂銘曰，



鄹既稱王，實爲諸侯之國。　周世諸侯，若楚，若鄀，若呂，若矢，異姓稱王者也；若工虡則同姓稱王矣。　豳爲公劉舊邑，鄹王縱非公劉苗裔，亦必戎狄之君，入據豳地者。　大雅韓奕，「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汾王，鄭箋謂即厲王云，「厲王流于彘，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因以號之。」　山謂汾王即鄹王，公劉所居之邠，字當如金文作鄹，或省作豳，非因汾水爲名也。　說文，「涇，幽涇也，从水，

—所以覆也，覆而有土，故溼也，㬎省聲。　濕水出東郡武陽，入海，从水，㬎聲。」　溼濕誼雖不同，其實一字。　襄八年穀梁傳，「獲蔡公子濕，」釋文，「濕本作隰，」爾雅釋地，「下溼曰隰，」釋文，「溼俗作濕，」而哀十年左傳注，「犂一名隰，」釋文云，「隰本作濕，」是兩漢以來，溼隰字常通用，公劉之隰原，可指其卽散盤溼田也。　散盤之倏從鬲，王國維考釋疑卽鼏倏從之倒云，「鬲，从鬲，丩聲，說文，丩讀若謹，鬲以聲類求之，當卽鼏字。　過从咼聲，咼卽鼏之筆誤，」是公劉過澗，又可指卽散盤倏從鬲之鼏也。　克鐘銘，「王窺命克遹涇東至于京師，」克鼎銘，「錫女田于陳原，」陳溥不過偏傍之差；而京師之名，全同于公劉，則公劉溥原，固可指卽克鼎銘之陳原也。　若夫眉胃古音相同。　崧高詩云，「申伯信邁，王餞于郿，」郿舊注多指爲扶風郿縣。　郿在豐鎬西，申在成周南，南轅北轍，說不可通。　實則郿當爲湄，讀爲渭，詩言王餞申伯于渭水之濱，不必泥于字面，誣爲郿縣。　眉渭古今字，公劉之渭，固可碻指其卽散盤之眉也。　散氏盤爲宗周時散國器。　散國，王國維謂在水經渭水注大散關沔水注大散嶺附近。　善夫克鼎出于岐山縣法門寺之任村，詳集古遺文卷三第三十五葉。　克之食邑，當在漆杜汧渭附近。是生民所見有邰，公劉所見隰原溥原過澗，亦當求之漆杜汧渭諸水間，至遠不得過于涇洛，錢氏所考，謂豳邰皆在河東非矣。　大雅緜，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　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室家。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　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岐下舊說皆謂岐山之下。　寰宇記云，「河圖括地象曰，岐山在崑崙山東南，爲地乳，上多白金。　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山上，時人亦謂此山爲鳳皇堆。　酈道元注水經云，天柱山有鳳皇祠，或曰其峯高峻，迥出諸山，狀若柱，因以爲名。」　是岐與天柱，似爲一山之異名。　岐，說文所載古文或从枝作𣏌，與柱之从木者形相似。　榰諧枝聲柱諧主聲，支主一聲之轉，　古音亦相近，　頗疑岐山，古名柱山，柱篆文作𣏌，當卽散盤斨之形譌。　盤銘曰，「涉濫，陟軍，𢦏鬲𡍮，以西封于敔城柱木，」柱木在濫水之東，與岐山沂水地望適合，是古公所居岐下，可指卽散盤柱木，散盤之周道原道，亦可指爲緜之周原，亦卽小雅「周道倭遲」「周道如砥」之周道。　自土

沮漆，齊詩士作杜，杜與杜形音俱近，然則杜山即岐山，杜水，相因爲名，禹貢所謂「導汧及岐，至于荆山，」岐固在汧山汧水之東，杜水上游，不在涇水之陽，尤非河東狐岐，可由散盤所紀之地理決之也。　至于后稷之稷，說文云，「从禾，㚔聲。」㚔，說文作㬎云，「从田，从人，从夂。」　按，㚔畯聲同，金文㚔通作畯，秦公殷銘，「畯堇在天，」孟鼎銘，「畯正厥民，」畯皆讀爲允。　是㚔「从田，从人，从夂，」當爲「从田，允聲」之誤。　克鼎銘，「錫女井家緟田于𡍮，」其字从山，㚔聲，當爲稷山本字，或㚔山合文。　克之食邑，既知其在岐山附近，則涇杜漆汧諸水間，亦必有山以稷爲名者，是后稷生地，固不必確定其即河東汾水流域之稷山也。　河西㚔山，當今何地？　書闕有間，不復可指。　周語，『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　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狄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奕世載德，不忝前人，』韋昭注，「不窋去夏而遷于邠，邠西接戎，北近翟。」　按，邠在西周時，誠介戎狄之間，但地理志栒邑豳鄉下云，「公劉所都，」絕無不窋遺蹟。　而寰宇記慶州安化縣引水經注云，「尉李城，亦曰不窋城，洛水南逕尉李城東北，合馬嶺水，號白馬水。」　謝鍾英補涇水則謂寰宇記所引洛水，實泥水之譌。　泥水出上北蠻夷中，漢書地理志云，南流入于涇。　尉李城，漢爲郁郅縣，屬北地郡，唐以來或名宏化，或名安化，故括地志云，「不窋故城，在慶州宏化縣南三里。」　宏化今曰安化，屬甘肅省，然則不窋所居，當今甘肅省安化縣境，直漢扶風栒邑之北。　栒邑，晉曰豳邑，明以來置三水縣，屬邠州。　今之邠縣，漢爲漆縣，後漢郡國志云，「漆，豳國在東北，有豳亭，」然則公劉所居之豳，當今陝西省栒邑豳縣之間，涇水之畔，其遷徙之蹟，蓋自不窋城沿泥水涇水而南行也。　呂氏春秋審爲，「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以皮帛而不受，事以珠玉而不肯，狄人之所求者地也。　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于岐山之下。」　高誘注，「岐山，在右扶風美陽之北，其下有周地，周家因之，以爲天下號。」　地理志，「美陽，禹貢岐山在西北中水鄉，周太王所邑。」　太王遷徙之地，據緜詩云，「自杜沮漆，至于岐下，宇于周原，」周本紀則云，「度漆沮，踰梁山，止于岐下。」岐下既知其在扶風美陽縣矣，所謂杜漆周原梁山，亦可徵乎？　考水經渭水注，「雍水又東南流，與橫水合。　水出杜陽山，其水南流謂之杜陽川。　東南流，左會漆

水。 水出杜陽縣之漆溪，謂之漆渠。 漆渠水南流，大巒水注之。 水出西北大道川，東南流入漆，卽故岐水也。 二水並逝，俱爲一水，南與橫水合，自下通得岐水之目，俗謂之小橫水。 逕岐山西，又屈逕周城南。 城在岐山之陽，而近西，所謂居岐之陽也。 北則中水鄉，成周聚，故曰有周也。 水北卽岐山矣。 岐水又東逕姜氏城南，爲姜水，東注雍水。 雍水又南，逕美陽縣之中亭川，合武水。 水發杜陽縣大嶺側，疑卽杜水矣。 其水東南流，東逕杜陽縣故城。 又，故虢縣有杜陽山，山北有杜陽谷，故縣取名焉。 亦指是水而攝目矣。 故地理志曰，縣有杜水。 杜水又東，又南，莫水注之。 水出好時縣梁山大嶺，東南逕梁山宮西，故地理志曰，好時有梁山宮。 杜水又南，逕美陽縣之中亭川，注雍水，謂之中亭水。 雍水又南，逕美陽縣西，又南流，注于渭。」 由酈書水道言，則太王遷岐自涇水而踰梁山大嶺，更沿莫水南下，踰好時梁山，故史記曰，「踰梁山；」更由莫水涉杜水，沿雍水西行，而至漆水之濱，岐山之下，故詩曰，「自杜沮漆爲徂漆，率西水滸至于岐下，」是太王遷居，先沿莫水而南，繼涉杜水沿雍水而西，蹤跡顯然，無待他求。 雍水今名漳水。 漳淮古音相近。 淮，曾伯霥簠「克狄淮夷」作𨸏，雍，邕鼎作𨸏，二字形亦相似。 深疑雍水本名淮水，淮水卽散盤所稱「淮嗣工虎」國也。 故漢時武功縣猶有淮水祠。 地理志，「扶風郡武功縣有垂山斜水淮水祠三所，」趙一清云，「淮疑雍之誤，」由散盤推之，秦漢以來所謂雍水者，固皆淮水之誤；而散盤之莫眉，固可指卽杜水所受之莫水，所流之渭水，若詩之周原，尤可指爲散盤之周道原道，史記之梁山亦可指卽散盤之量道。 以散氏盤克鼎諸器銘識證公劉緜諸詩之地望，則舊說公劉古公所居之豳岐皆在涇汧之間，自不可易，錢君所考邠爲濱汾之邑，岐爲狐岐者，未免勇于疑古矣。

周書言王季宅于程，孟子言「文王卒于畢郢，」郢程同諧呈聲，當是一地。 周本紀「西伯崩，」正義引括地志云，「周文王墓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元和郡縣志亦曰，「畢原在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詩注云，畢，終南之道名也。 書云，周公薨，成王葬于畢是也。」按，萬年縣本秦之櫟陽，漢高葬太上皇于此，遂分置萬年。 櫟陽故城，清一統志謂當今臨潼縣東北七十里，是畢原在今渭水南岸臨潼縣境。 僖二十四年左傳，「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顧棟高春秋大事表

曰，「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北五里有畢原。 是渭北咸陽附近，古亦名畢也。 括地志遂以渭北畢原即古畢郢云，「安陵縣故城， 在雍州咸陽縣東二十一里， 周之程邑也。」 然在大雅則謂公劉王季文王所居者皆爲京，或曰京師云，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迺覯于京。 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 篤公劉，于京斯依。 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既登迺依，迺造其曹。 公劉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 乃及文王，維德之行。……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萊，長子維行，篤生武王。……大明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 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思齊

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 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 皇矣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下武

京郢古音同部，王季居程，文王卒于畢郢，郢也，程也， 蓋皆京之音譌。 周人都邑，若豳若岐，若豐，若宗周，若成周，絕無稱京者。 有之，文王有聲云，

「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

惟鎬嘗稱京耳。 金文數云，

「佳王大龠于宗周，徂饗莽京年。 臣辰盉

王在莽京濕宮。 史懋壺

穆王在莽京，漁于大池。 遹簋

王在莽京，以吳萃呂犁會鄭莽師射于大池。靜簋

惟莽亦有京稱耳。 遹簋靜簋皆稱莽京旁有大池。 後漢郡國志京兆尹長安縣下云，「鎬在上林苑中，」孟康注則曰，「長安西南有鎬池。 秦始皇，江神反璧曰，爲吾遣鎬池君。 古史考曰，武王遷鎬，長安豐亭鎬池也。」 水經渭水注亦曰，「渭水又東北，與鄗水合。 水上承鄗池，于昆明池北，周武王之所都也。 故詩云，考卜

維王，宅是鄗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　自漢武帝穿昆明池于是地，基搆淪褫，今無考究。」　是鎬京旁有鎬池，不得謂與蒿京之大池偶合也。　卽以玁狁之難言，小雅六月，一則曰「王于出征，以匡王國，」再則曰，「王于出征，以佐天子，」自來說詩者，皆以爲王卽天子。　以愚管見，王國天子，自爲周天子；所謂「王于出征」之王，明係諸侯稱王者。　六月之詩，明爲諸侯紀功之作。　其末章曰，「吉甫燕喜，既受多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吉甫卽出征者王名，來歸自鎬，明歸自鎬京歸于其國，非謂周王自千里之鎬，歸于宗周。　知六月非紀宣王北伐詩，則「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事乃可說。　涇陽卽漢之馮翊郡池陽縣，苻秦以來之涇陽縣，當涇水東北岸將入渭之地。　鎬卽鎬京，　方當爲文王作邑于豐之豐，蓋以協下文陽，央，行，數韵，口說相傳，豐譌爲方。　玁狁侵鎬及豐，卽侵宗周。　宗周之與涇陽，不過渭水之隔耳。　故詩曰，「我服既成，于三十里，」三十里者，言其迫近豐鎬也。　玁狁之寇近宗周，不獨六月之說爲然。　不㬎旣銘，「伯氏曰，不㬎，馭方嚴允，廣伐西俞，王命我羞追于西。　余來歸獻禽。　余命汝御追于𩵦，讀爲洛汝以我車宧伐厰允于高陵，汝多折首執訊。」　高陵卽馮翊高陵縣，西至池陽不過四十餘里。　頗疑六月之詩，與不㬎𣪘銘所紀，實一時之事。　不㬎𣪘銘之伯氏，卽六月之吉甫，亦卽兮甲盤銘之兮伯吉父。　盤銘曰，「王初格伐厰𠂤于𩵦慮，兮甲從王，折首執訊，休，亡𢦚。」　𩵦慮，王國維謂卽彭衙。　彭衙于漢爲馮翊衙縣，地正近于洛水，然則六月云，「薄伐玁狁，至于大原」者，蓋謂逐玁狁于河洛之間，廣平之地。　大原既不在河東，蒿京自不得遠而求之西河之外。　吳大澂說文古籀補嘗疑蒿京卽鎬京云，「古鎬京字必非從金從高之字。　許氏說鎬，溫器也，武王所都，在長安西上林苑中，字亦如此。　豐多豐艸，鎬多林木，故從艸，從夲，他邑不得稱京，其爲鎬京無疑，」其說是也。　邊，盂鼎銘作𨐈，散氏盤銘作𨐈，下皆从方，小篆則誤从冂作𨐈，詳拙著說文闕義箋。　又何疑蒿一必爲蒿，再譌爲鄗鎬乎？　知蒿京，卽鎬京，則蒿京旁之大池，非鎬京旁之鎬池莫解。　知鎬京卽蒿京，則璁生𣪘銘「王在蒿」亦卽鎬京省稱，而克鐘銘「王巽命克遹涇東至于京師，」京師蓋亦鎬京之別名。　凡公劉大明諸詩所稱京師或京，均謂鎬京。　鎬在渭南，豳在渭北，公劉居豳，又依于鎬京，故詩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之說。　然則王季宅于

程卽居鎬京；文王卒于畢郢，亦在鎬京；周人居鎬，始于公劉而底定于武王，故詩曰，「維龜正之，武王成之」矣。

京師地望旣得，密與阮共，亦可考乎？曰，可。公劉曰，「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乃密，芮鞫之卽，」是密芮地相邇也。地理志扶風汧縣下云，「芮水出西北，東入涇，詩芮鞫，雍州川也。」安定郡陰密下云，「詩密人國。」昭十五年左傳，「密須之鼓，與其大輅，文所以大蒐也。」杜注，「密須，姞姓國也，在安定陰密縣。」陰密，後漢並入陰槃。陰槃介于涇芮之間，陰密故地，則介乎汧芮。地理志汧縣下又云，「吳山在西，古文以爲汧山，雍州山。汧水出西北，入渭。」是汧山一名吳山。吳虞古今字，吳山附近，疑卽虞國舊地。緜詩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誕厥生，」虞因山爲名，芮因水爲名，虞芮固在涇水上游，不涉洛汭也。尙書大傳，「文王一年質虞芮，二年伐于，三年伐密須，」密須地望，旣知其卽漢陰密，陰密適介于虞芮之間，然則密人所以侵阮徂共者，蓋以周人勢力，三面包圍，不得不孤注一擲，作困獸鬬矣。阮，自來言地理者，或以春秋邘地秦邑，見文四年左傳，當之，或以漢爰得縣見地理志安定郡，當之。惟不殺毀銘「廣伐西俞，」王國維考釋云，「說文阜部，隃阮諸字，皆古代山阜之通名。隃者，踰也，凡山地之須踰越而過者，皆可謂之踰，亦謂之阮。呂氏春秋古樂篇，伶倫自大夏之西，乃至阮隃之陰，阮隃，漢書地理志作昆侖，說苑風俗通皆作崑崙。說文阮字注，有讀若昆三字，是昆侖亦名阮隃，在大夏之西。秦九原郡之地，古稱榆中，榆亦隃字之假借。其地在秦爲九原郡，在漢爲五原郡，而廣韵作五阮郡，則原又阮字之假借。說文阮字下云，代郡，五阮關也，則代郡有五阮。又淮南地形訓，九塞之中有荆阮，高注，荆阮，在楚。則古時凡山地之當通道路者，皆名之曰隃，曰阮，實共名而非專名，許君以隃爲西隃，阮爲五阮關之專名，其義轉隘。此西俞者，在豐鎬之西，故云王命我羞追于西。以地望與字義求之，遠則隴坻，近則水經扶風杜陽之俞山皆足當之。」按，水經「漆水出扶風杜陽縣俞山東南，入于渭，」俞山與扶風隃麋縣爲近。隃麋西北接于陰密，沿漆水而東南行，可達武功。武功散盤作堆，堆其字音全同，蓋卽侵阮徂共之本字。由王氏說阮隃本山中通道之共名，則俞山可謂之阮。藉曰不然，阮原音同，詩之阮可以散盤原道當之。詩之鮮

原，可以不鬆毀銘西俞當之。　密人沿漆水寇原道而至堆，將犯鎬京，此詩所謂「密人不恭，侵阮徂共」也。　文王自鎬京反攻，由原道，陟俞山，滅密須，自密班師，越俞山而居岐陽，此詩所謂「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　度其鮮原，　居岐之陽，在渭之將」也。　由密須入武功文王滅密須之途徑皆沿漆水考之，尤可斷言王季文王所居畢鄠，即詩之京師，　詩之京與京師即武王所營鎬京，　亦即金文數見之莽京也。　大雅又曰，

「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　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皇矣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　築城伊減，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　文王有聲

舊說皆謂豐邑即崇侯舊地。　按，昭四年左傳，「康有酆宮之朝；」酆宮當即文王所作豐邑，是文王作邑，即作宮也。　括地志，「鄠縣東三十五里，有文王酆宮，」三輔決錄，「鎬在豐水東，酆在豐水西，相去二十五里，」豐鎬相距如是其近，崇果即豐，其墉既仡，其勢又雄，周人焉得奕世載德，安枕鎬京？　崇所在地，自以徐中舒先生再論小屯與仰韶說，崇嵩一字，崇在今河南嵩縣附近地安陽報告第三期，之說爲允。　蓋文王既克崇侯，三分天下有其二，乃大其宮室，　而作豐宮。　庚嬴鼎銘，「王客豐宮，」朕毀銘，「王又大豐，王凡三方，王衣祀于天室，降天，亡尤，王衣祀于王丕顯考文王，事喜上帝，」俗名大豐毀。　王于大豐衣祀文王，是大豐即豐宮也。　麥尊銘，「井侯見于宗周，會王鄗莽京，酒祀，雩若翌日，　在辟雝，　王乘于舟，爲大豐，」是大豐距莽京甚邇。　莽京有辟雝，與詩所謂「鎬京辟雝，　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其說密合。　然則莽京即鎬京于麥尊又得一有力直證，而豐邑即豐宮，文王作邑于豐，即作邑于鎬，　是又可證文王卒于畢鄠，　即卒于酆鎬也。　元和郡縣志，「長安縣，周武王宮，即鎬京也。　在縣西北十八里。　自漢武穿昆明池于此，鎬京遺址淪陷焉。」　鎬京地望，　今雖可指，鎬京遺蹟，不復可尋矣。

漢書地理志京兆尹鄭縣下云，「周宣王弟鄭桓公邑。」顏注引臣瓚曰，「周自穆王以下都于西鄭，」王國維疑此爲隱括紀年語。按初學記引紀年云，「穆王所居鄭宮春宮，」御覽引紀年云，「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鄭，」穆王懿王均嘗居鄭，臣瓚所云，必有所本。穆天子傳，「吉日甲申，天子祭于宗周之廟。宗周當爲成周，乙酉，天子□六師之人于洛水之上。丁亥，天子北濟于河，升于盟門九河之隥。乃遂西南。仲冬，壬辰，至鑿山之上。吉日丁酉，天子入于南鄭，」郭注，「今京兆鄭縣也。紀年，穆王元年，築祗宮于南鄭，傳所謂王是以獲沒于祗宮者。」由穆天子傳所紀地望說，南鄭在河洛之西南，恰當京兆鄭縣。由郭注引紀年說，則臣瓚所稱西鄭，或南鄭之誤。南鄭者，所以別號鄶間之圃鄭，見穆傳，新鄭，要其本名祇當曰鄭。清一統志云，「鄭縣故城在華州北，」是穆王所居鄭邑，約當今陝西華縣境內。由紀年天再旦于鄭說，懿王初年，似居南鄭。但世本又云，「懿王二年，自鎬徙都犬邱。」地理志，扶風槐里縣亦曰，「周曰犬邱，懿王都之，秦更名廢邱，高祖三年更名。」秦本紀，「非子居犬邱，」正義引括地志，「犬邱故城在雍州始平縣東南十里。」唐之始平今曰興平。興平東至長安，不過百里，犬邱之與鎬京，不過渭水之隔耳。懿王既都于鎬，何必遷于犬邱？頗疑世本「自鎬徙犬邱，」鎬當爲鄭。酈道元注水經嘗疑地理志以鄭爲桓公邑，賢于臣瓚穆王居鄭之說，顏師古注漢書，頗韙之。以愚管測，宣王封弟友于鄭，遠在懿王自鄭徙居犬邱之後，不礙鄭本王居之說。若泥于陳言，王居不得分封，則豳爲公劉所居，不得又有鄹王；岐爲古公所居，不得分于矢散；鎬京爲周人鑿世宗廟所在，不得以賜樊伯。詳卯毀銘，以是言之，鄭桓公所居棫林，固卽穆王所居南鄭也。懿王居犬邱，而幽王被弒于驪山之下。驪山，漢屬新豐，在渭水南，似懿王後，都邑又徙豐鎬。紀年，「宣王三十年，有兎舞于鎬京，鎬卽宗周，詩故有「赫赫宗周，褒姒滅之」之歎矣。

隰居楚居杜居雝居諸地，似皆離宮別館之名，非宗廟朝聘之所，隰字篆文作隰，字不可識，地故不可指。秦本紀，「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鄭宮，」封神書亦曰，「秦德公既立，卜居雍，後子孫飲馬于河，遂都雍，」括地志，「岐州雍縣南七里，故雍城，秦德公大鄭宮城也。」秦漢間之雍城，疑卽蔡毀銘之「王在雍居」矣。

不然，則雍或卽淮之異名，地當在武功縣境。　地理志，扶風杜陵，　班氏自注云，「故杜伯國。」　水經渭水注，「沣水上承皇子陂于樊川，其水西北流，逕杜縣之杜京西，西北流逕杜伯冢南。　杜伯與其友左儒事宣王，儒無罪見害，杜伯死之，終能報恨于宣王。　沣水又西北逕下杜城，卽杜伯國也。　下杜，杜陵，疑卽師虎毀銘之「王在杜居」矣。　戰國魏策，「昔王季歷葬于楚山之尾，　爨水齧其墓。」　皇甫謐曰，「楚山一名潘山，鄠縣之南山也。」　括地志，「終南山一名橘山，　一名楚山。」　徐文靖竹書紀年統箋以楚山當小臣夨鼎銘之楚居是已。　小臣夨鼎，俗名季娟鼎，元和郡縣圖志，「終南山在鄠縣東南二十里。」　清一統志，「杜陵故城，在咸寧東南，雍縣故城，在今鳳翔縣南。」　咸寧今廢，屬長安，是金文所見周之離宮別館，大抵在豐鎬附近，其遠者或在岐山之西，要亦不出渭水流域也。

統觀周人遷徙之蹟，不窋居于涇水上游，公劉沿涇水而南，歷豳渡渭而至京師，太王則由涇而杜漆至于岐下，王季以後始以豐鎬爲中心，其展轉遷徙，終不出渭水沿岸也。　爲便省覽，列表如下：

都邑名	遷居者	考證
邰或作𣏌	后稷所居	今陝西省武功縣西南
戎狄之間	不窋所竄	今甘肅省安化縣南尉李故城
豳當作豲	公劉所居	今陝西省栒邑邠縣間
岐當爲柱	古公亶父所居	今陝西省岐山縣東北境
鎬京卽荝京省稱京或曰京師音譌爲程爲郐	公劉初來此王季文王繼居之武王成之	今陝西省長安縣境內
豐邑卽豐宮	文王所營	今長安西北境
洛邑卽成周	成王所營	今河南省洛陽縣
鄭卽南鄭或訛西鄭	穆王所居	今陝西省華縣北
犬邱	懿王所居	今陝西省興平縣境
雒居		今陝西省鳳翔或武功縣境內

杜居		今長安縣境內
楚居		今陝西省鄠縣南境
隱居		待考

綜述前論，可爲要略如下：

夏后氏起自今山西省西南隅，渡河而南，始居新鄭密縣間，繼居洛陽，展轉遷徙，東至于河南陳留，山東觀城，北至于河北濮陽，西至于陝西東部，踪跡所至，不越黃河兩岸，其方向則自西徂東，顯然中原固有之民族也。

殷人起自今河北省泜水流域，其游牧所至，北抵燕薊易水，南抵商邱，東抵鄒魯，西抵河內武涉，其踪跡大抵沿衡漳黃河兩故瀆，逐漸南下，顯然東北民族燕亳山戎之類也。

周人起自隴右，展轉而至栒邑岐下，入于豐鎬，更伐崇作洛，居有夏之故居，其踪跡初沿涇渭而達于河，繼沿河東進，北征燕薊，南征蠻荆淮夷，東征徐奄，甸有諸夏，顯然西北民族戎狄之類也。

徐中舒先生從古書中推測之殷周民族以爲殷周似屬兩種民族，清華國學論叢一卷一期自是碻切不移之論。由吾說而測之，夏與殷周，實亦非同族類。故其制度文物，生活習慣，頗多不同。論語言「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爲政篇，又云，「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八佾篇，是夏禮殷禮，顯然不同。其見于論語者，如，

「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舞韶。衛靈公篇

社，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使民戰栗。」八佾篇

見于孟子者，如，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滕文公篇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滕文公篇

見于考工記者，如，

「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輿，故一器而工聚焉。 序

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 匠人節

禮記所述，事類尤繁，撮其要者，如，

「夏后氏尚黑，大事歛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歛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歛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騂。 檀弓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 絰也者，實也。 掘中霤而浴，毀竈以綴足，及葬，毀宗躐行，出于大門，殷道也。 學者行之。 檀弓

仲憲言于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 曾子曰，其不然乎！ 其不然乎！ 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 檀弓

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 明堂位

灌，夏后氏以鸕彝，殷以斝，周以黃目。 明堂位

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 明堂位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 王制

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 明堂位

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 夏后氏之道也。 周弁，殷冔，夏收，三王共皮弁。 郊特牲

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 殷路也；乘路， 周路也。 明堂位

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大白，周之大赤。 明堂位

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憨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 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慙，賊而蔽。」 哀記

自晚周儒者傳述三代因革觀之，夏后氏國有社，學有校，廟有世室，葬有明器，爵有

瑲，灌有鷄彝，食有鋪，冠有收，服有燕衣，行有鉤車，田賦有貢，色尚玄，尊命而事鬼，其文物燦然矣。　顧在今日考古學上，足以證夏后氏文化者，唯李濟之博士西陰村史前的遺存而已。　西陰村屬今山西省夏縣，由地名沿革論，正爲有夏之虛。其所出土之單色陶片，有繩印之斜紋，附圖(1)(2)有帶槽之橫紋，附圖(3)繩印紋較諸殷虛出土繩紋甗圜絡鬲之花紋爲疏。　附圖(4)(5)製作時代，或先于殷虛陶器。　帶槽紋，則與仰韶出土單色陶器殘片絕相似。　附圖(6)若論西陰村着色陶器，其花紋形色，尤與仰韶遺物爲近。　仰韶遺物之時代，據阿恩博士河南石器時代之着色陶器推測，約在紀元前二千五百年至三千年之間，與歷史上傳說夏后氏之時代正相近。　是西陰村出土器物，不妨假定爲夏后氏遺存。　左氏宣三年傳，「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歷史傳聞，夏后氏似已進化于銅器時代矣。　顧在西陰村遺存，絕無銅器的發現，凡銅器時代之鏃也，瑲也，鷄彝也，西陰村遺存無有也。　由西陰村遺存言夏后氏文化，似猶在新石器時代末期，其時有無文字，尚不可知。　自宋元來出土之銅器衆矣。　商鼎，周盤，形製不齊，古文奇字，結體詭異，除薛氏鐘鼎款識所著錄晚周琱戈鉤帶，誤爲夏后氏遺物外，然自文字上，確可指爲夏后氏鼎彝者，終不可得。　際茲夏后氏文字紀載尚未有直接的發現時，吾人欲馮藉儒者一家之言，以論夏后氏文化之特徵，固屬荒唐；即藉西陰村遺存無文字紀載之陶片，以考夏后氏文物，蓋亦有文獻不足之慨。　吾人鉤稽周人傳述夏后氏之故事，而知其文化特徵，有足道者。　書立政云，

>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　大競繩，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　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　茲乃三宅，無義民。　桀德，乃弗作往任，惟是暴德，罔後。」

曰「乃有室，俊尊上帝，」是蓋考工記「夏后氏世室」之所本也。　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注者率因周制爲說云，「事者三事大夫，牧者州長，準當爲辟，法也。」　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山謂州長非古也，卜辭云，「友角告曰，𠂤方出牧我示龔田七十五人，」殷虛書契菁華二葉，牧有田獵意，立政之「宅乃牧，」似亦謂牧畜田獵，夏后氏蓋猶以田牧爲其生活基本。　九德者何？　文七年左傳，「九功

之德，皆可歌也，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是夏后氏忱恂于九德之行，即實行六府三事。　顧在東周學者，傳述夏后事跡，則皆以九爲紀，如，

「禹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　書皋陶謨

禹敷土，奠高山大川，九河既導，九州攸同，四奧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書禹貢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　鯀則殛死。　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書洪範

「虢虢成唐，有嚴在帝所，尃受天命，删伐履司，敭乃靈師，伊小臣隹輔。咸有九州，處禹之堵。」　齊叔弓鐘銘，薛氏鐘鼎款識題齊侯鎛鐘。

「王孫滿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　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商紂暴虐，鼎遷于周。」　宣公三年左傳

「昔者夏后開使蜚廉析金于山川，而陶鑄于昆吾，使翁難雉乙卜曰，九鼎既成，遷于三國，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　墨子耕柱

「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使勿壞。」　文公七年左傳引。

「啓九辨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　離騷

啓棘賓商，九辯九歌。」　天問

「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有人曰夏后開。　開上三嬪于天，得九辯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開焉得始歌九招。　山海經大荒西經

大樂之野，夏后啓于此儛九代。」　山海經海內西經

「夏后啓九年，舞九韶。　竹書紀年

夏伯杼子東征，獲狐九尾。　紀年

后芬三年，九夷來御。　紀年

后荒元年，以玄珪賓于河，命九東狩于海，獲大鳥。　紀年

不降六年，伐九苑。」紀年

由傳述者時代考之，墨子離騷紀年以及山海經等書，大抵成書于戰國後期，叔弓鐘銘爲春秋中葉作品，立政則成于周初。九州果如徐中舒先生再論小屯與仰韶說卽鬼州鬼方，安陽發掘報名第三期，九歌九辨九韶，九夷九苑九東固可解爲鬼歌，鬼辨，鬼韶，鬼夷，鬼苑，鬼東，但九代，九鼎，九疇，則皆明以數紀，非種族之號；立政九德，明謂六府三事，不得解以鬼方之德。哀七年左傳述子服景伯之說曰，「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九者，究也，數之終也，竊謂周人法天，以十二爲度，夏后氏取于數之終，以九爲度，故夏后氏禮樂制度，無不紀于九。左傳述周太史辛甲命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跡，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襄公四年其于九州曰畫，明謂劃分九部，九州爲總名，非別名，與九德同意。以九德比九州，以九州比九鼎，九韶，九歌，九疇，則謂夏后氏文化之特色尙九，周官大宗伯「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九夏之樂，其卽夏后氏九歌九韶所演變乎？吾讀屈原九歌九章宋玉九辨，又未嘗不疑荆楚文化，有夏后氏遺風也。夏后氏文化，流傳于南國，不獨九歌九辨而已也。卜辭嘗見殷人求年于龍，求雨于龍之事，如，

「乙未卜貞，在龍囿，受之年。前編四第五三葉

甲子卜，亞哉𠂤龍毋啓，弗每，有雨。」後編上卅葉

殷人于龍，固已敬若神明。但在國語左傳所述夏后氏關于龍的故事，大異其趣，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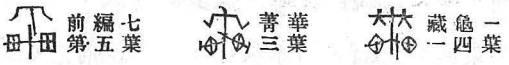
「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爲二龍，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吉！乃布幣焉，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藏之，傳郊之，及殷周莫之發也。」鄭語

「……及有夏孔甲擾于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旣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旣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昭公廿九

年傳

褒人化龍，類似神話，策藏龍漦，周世猶存，鄭語所傳，固亦龍而神之也。　但左傳謂孔甲豢龍，食龍，御龍，龍則牛馬同科。　龍者，蛇也，祀蛇之俗，今惟印度人有之，豢蛇食蛇，今惟粵人好之，巴蛇吞象，傳說自南方，夏后食龍，最近南國習俗，荆楚民族，豈卽夏后氏子遺歟？　觀于楚靈王云，「我皇祖昆吾，舊許是宅，」昭十二年左傳則楚亦中原舊族，其染于夏后文化宜也。

殷人社以柏，用祭器，服火，埋而祭，縞衣而養老，毀宗躋行以葬，田賦七十而助，此等傳說，固未易質證。　卽孔子所稱殷輅，爲其文飾美于夏周之輅乎？　爲其形制便于用乎？　語焉不詳，末由稽考。　然驗諸卜辭車之象形字，



其輪，其轅，其衡，則與鼒侯鼎毛公鼎所見車之象形字，無大異也。　將謂殷人祭牲，果如禮記云「色尚白」乎？　驗諸卜辭：

「壬子卜，旻貞，寧年于丁，𡆥十犁牛，𡆥百犁牛。　續編一，第四十四葉，犁舊釋物，從董彥堂說改正。

其犧，茲用。　前編一第廿一葉

重羊，茲用。　前編一第十三葉

重黃牛。」　佚存二五八版

則殷之祭牲，有羊，有犧，有黃牛。　犁爲黑色牛，犧羊皆赤色牛，是殷人色尚白，尚黃，兼尚赤黑矣。　將謂殷人明堂果如考工記云其名重屋乎？　驗之卜辭，

「庚辰卜，大貞，來丁亥其𠂤于大室，利丁酉卿。　前編一，第卅六葉。

貞翌辛未，其之于𠂤室，三大宰，九月。　藏龜一七六葉

乙酉卜，兄貞，亩今夕，告于青室。　前編三第卅三葉

壬辰卜貞，𠂤司室。」　前編四第廿七葉

大室固卽明堂中央室，𠂤室青室司室，固卽明堂之四方室，則殷時絕無所謂重屋也。以殷人當時之實錄，證晚周儒者所述殷人之文物，既多不符，則儒家傳述三代之因革，縱不能如康有爲氏孔子改制考說出于學者託古改制，要其事實，不得不由考古學

上重加檢討。 明堂位言殷人爵灌皆以斝，斝之見于箸錄者碻多殷器，殷文存一書錄其銘文至于十數，雖不可盡信，可證殷人碻用斝也。 考殷之六瑚，瑚以字音測之，蓋當爲簠。 簠雖不見殷文存，卜辭則數見匩字，匩卽古文簠所從之匚也。 簠方而簋圓，匩殆簠之本字。 其辭曰，

乚貞庚辰酒㠯下缺 前編四第十五葉

乙丑卜，出貞，大史乚先酒，其之匩于丁，卅牛，七月。丁 前編四第三十四葉

有匩而無數，六瑚之說，是亦未敢必爲殷制。 殷人文物，今可考見者，自以羅振玉印殷虛古器物圖錄殷契書契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之安陽發掘報告等書爲最眞碻可信。 古器物圖錄成書之前，羅氏嘗親訪殷虛，據其紀述云：

乚小屯在郡城之西北五里，東西北三面，洹水環焉。 彰德府志以此爲河亶甲城。 宋人考古圖載古禮器之出于河亶甲城者不少，殆卽此處。 近十餘年間，龜甲獸骨，悉出于此。 詢之土人，出甲骨之地，約四十餘畝，因往履勘其地，則甲骨之無字者，田中纍纍皆是。 拾得古獸角一，甲骨盈數掬。 所出之物，骨甲以外，蜃殼至多，往歲所未知也。 古獸角亦至多，其角非今世所有。 土人謂往歲曾于此得石磬三。 予曩亦得彫磬斷片，兩面及側，均刻鏤，與古禮器同。 予舊所得又有骨鏃，有象匕，骨匕，有象揥，有骨簡，有石刀，石斧，今又得貝璧一，其材以蜃殼爲之，雕文與古玉蒲璧同，惜已碎矣。丁 節錄五十日夢痕錄三月三十日記

故其圖錄有疏匕，象笄，雕磬等。 綜計安陽發掘報告所獲殷人遺物，石器有刀，有鏃，有鏤刻花紋之人像；陶器有尊，罍，壺，斝，爵，皿，豉，釜，鬲，帶釉陶片，帶彩陶片等；銅器有觚，爵，戈，矛，鐏，鏃，刀，錐，釘等；而骨器獸角與甲骨刻辭，尙不與焉。 李濟之先生根據出土遺物之地層坑位，而研究殷人文化，曾得若干重要結論，茲爲節錄如次：

(一)因銅器與刻字甲骨同時出土，足證商代實已進于青銅器時代。 因爲發現若干銅範，可證商人已知鑄銅藝術。 商人鑄銅藝術雖高，但以生銅供不應求，普通日用器具，故仍用石器。 詳報告第二期，十八年秋工作之經過及其重

要發現。

(二)俯身葬早于仰身葬，是銅器時代的一種風俗，小屯在殷商都城廢棄以後，尙有這習慣。因爲殉葬的破罐尙有薰烟痕跡，可證古人一部分生前的用物隨着他死隨着他葬，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這些議論，恐怕不能代表一切習慣。詳報告第三期，俯身葬。

(三)安諾及龜子窩均有兩種陶器發現，兩處均是帶彩的陶器在前，刻紋在後，因此我們不能不認定殷虛的帶彩陶器出產期較商期早；所以仰韶文化期由此得一個最低限制。報告第二期小屯與仰韶。

(四)商周的銅器名稱，向不一致，傳到現在的，多屬尊彝，用器狠少。卽這尊彝的形狀，卻與我們這次所得的陶器相像處很多。這是中國器形演化的一個大關鍵。我們要認定禮器的形制，全是由用器得來的。銅器的形制，全是由瓦器得來的。——卽瓦的豕鬲花紋說，那雲雷紋都是很普通的銅器花紋，我們第一次知道，殷商鑄銅器的人，不但抄了陶器的形式，連那裝飾的花紋也全借過來。詳報告第一期殷商陶器初論。

李先生所論，雖散見各篇，而其結論，實乃一貫。作者不憚冒昧，就李先生所得結論，更作一簡括之結論：

殷人文化，確已進于青銅器時代；而鑄銅之藝術，則皆因襲古代陶器的形制與花紋。陶器花紋，帶彩者時代較早于刻紋者。

證之梁思永先生後岡發掘小記云，「後岡上層所包含的是白陶文化——小屯文化——的遺物，中層所包含的黑陶文化——龍山文化——的遺物，下層所包含的是彩陶文化——仰韶文化——的遺物。如果把地層上下的次序，依據考古學的基本原則翻譯成時間的先後，我們就可以知道，後岡上在白陶文化的人居住之前，黑陶文化的人曾在那裏住過；在黑陶的人以前，又有彩陶文化的人在那裏住過；」安陽報告第四期，則李先生帶彩陶先于刻紋陶之論，又得地下新證明，更無可疑。徐中舒先生再論小屯與仰韶嘗疑仰韶遺物，或爲夏后氏文化者，安陽報告第三期，亦絕非臆必之辭。子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論語 殷人，承襲夏后氏文化，自小屯與仰韶所錄殷虛彩陶附圖(7)與河南仰韶彩陶附圖(8)(9)(10)之花紋相較，其花紋形色，極其相

似，吾人不能不信十八年殷虛出土之彩陶，確如李先生說爲仰韶時代傳來之古畫。夏殷兩代之文化，卽此三數彩陶殘片，不難推測其檀遞之蹟。　顧自後岡發掘小記所獲彩陶花紋觀之，則與仰韶文化，風趣迥異。　仰韶彩陶之花紋，器口雖多繢以網形，器腹則多由曲線組成目形，棱形，圓形，三角形，或一器而數形畢具，與西陰村史前遺存，大同小異；而後岡出土之彩陶花紋，則純粹直線的，或以斜直線組成單調的三角形，附圖(11)(12)(13)或但繢以平行短線數條，附圖(14)卽後岡出土之刻紋陶，亦有類似彩陶上三角紋之發現。　附圖(15)更有以三角形爲廓，中實以網形紋者，附圖(16)將謂後岡彩陶爲數無幾，不足以較仰韶文化異同乎？　然自殷商陶器初論所附刻紋陶片十四種觀之，附圖(17)(18)(19)鏤三角形者什七八，鏤網形什二三，附圖(20)(21)網形紋亦見于後岡繩印紋陶片，附圖(22)吾人于此，不得不承認殷虛出土之灰色刻紋陶片，其花紋實直接的承襲後岡彩陶文化也。　後岡出土之白陶，發掘小記雖未附圖，可由梅原末治君殷虛出土白色陶器之研究所附殘壺花紋，得其梗概。　壺頸作三角紋，餘則多作粗直線之浪紋，中或間以細直線雲雷紋，附圖(23)以較殷商陶器初論附著乚刻紋矗冂腹部所刻簡單三角形，附圖(24)不過有精粗之別耳。　殷虛刻紋灰陶之時代，縱不敢必謂早于白陶，但白陶灰陶所刻之花紋，均以直線組合而成，是亦不容吾人否認白陶花紋非間接承襲于彩陶文化也。　白陶花紋所常見者，又有重疊粗浪紋中間以細回紋，附圖(25)或爲駢列粗之字紋中間以細雲雷紋，附圖(26)此類花紋，無論殷虛後岡所出土之彩陶灰陶，固未之見；卽仰韶西陰村沙鍋屯諸虛中所見之陶器，亦未見其花紋有如是嚴整者。　惟安特生甘肅考古記所載馬廠期陶甕，有此規矩。附圖(27)　馬廠陶甕之近口處繢有冫紋，與殷虛白陶之粗之字紋既相仿佛，腹部三角紋之尖頂，更繢以手形，與殷虛白陶殘壺之刻手形于疊浪紋兩端者，附圖(23)尤爲神似。　且殷虛白陶疊浪紋之字紋中皆刻以細雲雷紋，此類雲雷紋，亦嘗見于甘肅辛店期之陶甕；附圖(28)而後岡彩陶刻紋陶及河南仰韶遺物中絕未之見，吾人于此，又不能不疑殷虛白陶文化，非後岡彩陶文化適系之演進，顯受甘肅馬廠辛店兩文化期之直接影響。　殷人文化，何由遠受馬廠辛店兩文化期陶紋之影響？　自歷史傳聞考之，

易，既濟，乚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冂

卜辭，「乙酉卜，鬼方𠂤。」中央研究院藏四，二，〇〇一〇，董彥堂先生甲骨文斷代研究所引。

鬼方地望，據王國維鬼方昆夷玁狁考謂在汧隴之間，或更在其西。觀堂集林卷十三易云高宗，即殷王武丁，卜辭所見鬼方，據董作賓先生甲骨文斷代研究推測，亦爲武丁時所卜，是殷之中業，其武功曾達汧隴之西，隴西之文化，武丁以前，即傳入殷東，固其所也。馬廠文化之傳入殷東，另一原因，則周人爲之媒介。易既濟稱高宗伐鬼方矣；未濟九四又云，

「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由周書小邦周，大邦殷，大邑商論，未濟之大國，蓋指殷國，此辭當爲周人所卜。紀年「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詩緜復稱太王時，「昆夷駾矣，」則周未克殷時，亦屢征鬼方，「震用伐鬼方，」或太王王季時事。周與殷人關係，可由卜辭測之，

「貞令𠂤侯，今月亡𠂤。新獲卜辭寫本二七七版。

壬戌卜令周𠂤，若。藏龜一二八葉。

𠂤弗哉周，十二月。藏龜廿六葉。

貞令蒙侯鬪周。前編七第卅一葉。

癸未貞，令旅族鬪周。前編四第卅二葉。

丁卯卜，𠂤弗𢦏周。」藏龜拾遺第四葉。

其曰「令周侯，」「令周𠂤」周固殷人屬國。周書商誓，「在商先誓王，明祀上帝，亦惟我后稷之元穀用告和，用胥飲食，肆商先生誓王，維厥故，斯用顯我西土。」殷顯周人于西土，周人自不能不朝貢于殷。甘肅馬廠期文化所以傳入殷東者，謂周人爲之媒介，固意中事也。商頌殷武曰，「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殷虛白陶花紋之同于馬廠期文化，是其有力之證明矣。長發又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海外何在？鄭玄王肅注並以爲在四海之外。傅孟眞先生東北史綱則據安特生君奉天錦西縣沙鍋屯洞穴層所發現之彩陶與仰韶遺物，同一時期同一民族遺留之結論，謂海外當即渤海之東。史綱第二十四葉，山按，殷王相土曾經武遼東，不獨沙鍋屯出土彩陶可徵也。遼東之貔子窩遺存與殷虛文化之關係，

尤斑斑可考。 龍子窩高麗寨出土陶器之刻紋，有作三角形者，附圖(29)(30)(31)有作網形者，附圖(32)(33)(34)取較殷虛出土之刻紋陶，或繩印紋陶，最足驚異者，殷虛白陶之之字紋，竟見于龍子窩高麗寨之刻紋陶中。 附圖(35)(36)凡龍子窩出土陶片之刻紋，太抵由直線組成者多，與殷虛後岡出土彩陶刻紋陶之直線的文化，規模正相同。然則龍子窩文化與殷虛文化，又不容吾人否認非同一民族之遺存。 有沙鍋屯仰韶兩遺存而史前的遼東民族與中原民族之文化關係，得一確切之證明；有龍子窩殷虛兩遺存，而有史之初，遼東民族與中原民族尤可證其文化同一根源。 以古陶器花紋，證諸殷人播遷踪跡。 吾故疑殷本燕亳山戎之類，我中國東北民族也。

周本西北民族，最顯著之論證在孟子。 孟子曰

「舜生于諸馮，遷于負夏，卒于鳴條，東夷之人也。 文王生於岐周，卒于畢郢，西夷之人也。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離婁下

其所謂中國似謂夏后氏所都洛邑，所謂地之中也。 岐周畢郢，俱在洛邑西，故謂文王爲西夷之人。 是晚周學者嘗指周人爲西夷也。 上考之周初文獻，武王周公之誥命，亦往往自稱西土之人，商誓之「斯用顯我西土，昔在西土，西土疾勤，予維及西土，」武王既屢稱西土矣。 其在周書，武王之自稱西土者，復有，

「王曰，遝矣西土之人！…… 弗迓克奔，以役我西土。 牧誓

王曰，旦，予克致天之明命，……日夜勞來，定于我西土。」 逸書度邑

周公之自稱西土者，有，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愼罰，用肇造我區夏， 越我一二邦， 以脩我西土。 康誥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 酒誥

周公敬念于後曰，予畏周室不延，俾中天下。 及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立城，制郊甸，方六百里，因西土爲方千里。」 逸書作雒

逮至康王亦有惟「文武誕受羑若，克鄙西土」之語。顧命 據康誥云，「我西土時怙，冒聞于上帝，……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西土似與東土相對爲名， 猶周易云「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 顧在卜辭，殷人絕無自稱東土者，而時見卜西土之

事，

「乙巳卜，㱿貞，西土受年。 後編下第卅八葉。

西土亡菫。 後編下第廿四葉。

𡆥伐西土。」 殷契卜辭八〇版。

又有辭云，「貞之于西邑，」龜甲獸骨文字卷一第九葉，然則西土卽西邑，西邑卽西國，凡卜辭所謂西土者亦謂周人。 文王之稱西伯，蓋以肇國在西土，猶𣪊王之稱𣪊伯，𣪊伯或殷非秉鞭作牧之謂。 周人世居西土，不獨卜辭尚書可徵也。 大雅皇矣稱太伯王季之德曰，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 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 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此二國者，自謂殷周。 殷爲東土大國，周爲西土大國， 上帝眷顧于西， 卽眷顧周家。 緜詩稱古公之德曰，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按，韓非五蠹，「古者太王處豳鎬之間，地方百里，行仁義而懷西戎，遂王天下，」是太王之自西徂東，亦主豳鎬爲說，周稱西土， 蓋自太王始。 太王，詩又稱爲古公；公劉則謂之篤公。 古公篤公，錢君周初地理考謂皆以地得名是也。 古公所居，錢考謂在山西絳縣北之古山古水間；篤公所居， 錢考謂在臨汾董澤附近。 山按，散氏盤銘有大沽，地與岐陽相近， 頗疑太王所以稱古公者， 以居岐陽附近之大沽。 若篤公，篤蓋杜之聲譌，爲公劉曾居杜水流域也。 杜，古文作土，與土方名正同，卜辭常見卜土方之事云：

「戊午卜，賓貞，王从沚𢦚伐土方，受之又。 後編上，十七葉。

丁酉卜，㱿貞，今𡆥，王𢦏人五千，正土方，受之又。 後編上，卅一葉。

庚申卜，㱿貞，今𡆥，王徵伐土方。 龜甲文字卷一，第廿七葉。

貞利正土方。 龜甲文字卷二第十二葉。

癸巳卜，㱿貞，旬亡𡆥。 王固曰，之求其之來嬉，三至，五日丁酉，允之來嬉自西。 沚𢦚告曰，土方正于我東鄙，𠙵二邑。 𠙵方亦𢦏我西鄙田。 菁華第一葉。

王固曰，之求其之來嬉，三至，九日辛卯，允之來嬉自北。 叡敏𡆥告曰，土方犯我田十人。」 菁華第二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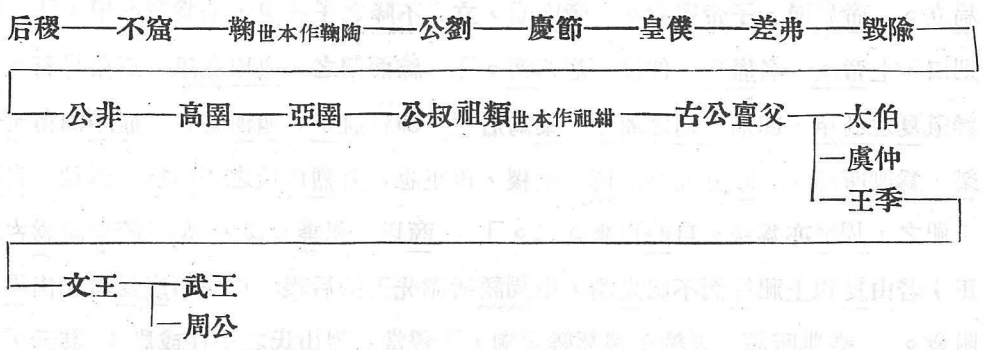
土方也者，竊嘗疑卽公劉之後，周人有國之號矣。 詩之詠公劉曰，「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思輯用光，弓矢斯張， 干戈戚揚，以先啓行。」 又曰，「篤公劉，旣溥旣長，其軍三單。」 公劉之時，軍有三單，行張弓矢，黷武窮兵，勢旣彊大，其後世迺東馳西騖，以爲殷邊世患，自意中事。 卜辭屢言土方入寇，殷王征土方，俘人至于五千，土方之彊梁，亦頗有公劉黷武之風，是固不敢妄言土方卽公劉後裔。 然在綿詩曰，「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室家，」則太王居岐以前，周人曾居漆水東杜水流域，杜水上游，蜜邇豳鄉，然則公劉居豳，卽居杜水上游，故有杜公之稱。 慶節高圉以後， 卽沿襲公劉所居之地，以爲民族徽識，亦非絕不可能。 是卜辭所見之土方，縱不得指爲周人適祖，謂爲公劉之後，或姬周支族，固信而有徵也。 土方地望，董作賓先生甲骨文斷代研究， 謂在殷都之北。 然卜辭有云，「甲寅卜，㞢貞，戊其獲征土方。 戩壽堂甲骨文字十二葉，土方與戊地亦相近。 據斷代研究徵引之辭云，「嬉自西戉」戉又在殷都之西，則土方地望，約在殷都之西北，是土方與周之先民，亦不得謂其毫無關係也。 公劉以上，國語言「不窋竄于戎狄之間，」而山海經海內經旣云，「華山西南，黑水之間，都廣之野，后稷葬焉。」 海內西山經又曰，「后稷之葬，山水環之，在氐國西。」 氐在隴西，不待煩言。 黑水所在，注禹貢者，說最紛岐。 由海內經華山西南說，水經注以濾水直黑水者近是。 由水經注說，后稷葬于濾水之濱；由西山經說，則后稷葬于隴西，殆近于不窋城。 后稷疑冢，旣難確定其是非；而后稷武王間之世系，復論者尤多異辭。 國語周語云：

「昔孔甲亂夏，四世而殞；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 帝甲亂之， 七世而殞；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興， 幽王亂之， 十有四世， 守府之謂多， 胡可興也！」

又云：

「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 十八王而康克安之， 其難也如是！ 厲始革典，十四王矣。 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禍十五，其不濟乎！」

是自后稷至于武王克殷，十六世而已。　按之書酒誥疏引世本及史記周本紀，可爲周初世系如左：



而史記正義引世本則云，「公非辟方，高圉侯牟，亞圉雲都，太公祖紺諸鑿，亶父，」漢書古今人表則云，辟方，公非子，高圉辟方子，侯牟亞圉皆高圉子，雲都亦亞圉之弟，路史引世本則又云，侯牟生亞圉；卽綜世本人表說，周人皆複名，每一複名，代表一世自后稷至于武王，亦不過廿世，世本太公祖紺諸鑿亶父，明係太公亶父祖紺諸鑿之誤，太公卽亶父，故省去一世。　以較殷之先君，自成湯至帝辛三十二君，十七世，約略相當，以較自契至帝辛四十六君，三十世，則世繫懸殊，未免大甚。　于是考史者，有謂「周語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當以后稷不窋鞠及公劉後之爲諸侯者，其不窋後之在戎狄者十餘世，既失其官，不列于諸侯，故周宗廟不立其主，周語亦不及其數」者，黃以周周十五王說儆季雜著，是已。　有謂「不窋以上，世爲后稷之官，不知凡幾，傳至不窋，直夏孔甲淫亂，后稷之官與有邰之封，相因而失，微竄之際，典文譜記，一切蕩然，雖公劉復立國于豳，後已無舊人能追先世之代系，故國語稱十五王」者，戴震周之先世不窋以上闕代系考東原集是已。　按，魯語云，「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與周語所謂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其說符合。　但周語于世后稷下，繼言「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狄之間。」　不窋，棄子也，棄以后稷服事虞夏，何其子不窋失官于夏衰？　棄豈壽如彭祖乎？　稽諸載籍，無是說也。　考之禮記祭法則云，「是故厲山氏卽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　由周語

「孔甲亂夏，四世而殞」說，則夏衰于孔甲，棄爲后稷，實在孔甲之世。　孔甲見于史記，而紀年無徵；胤甲見于紀年，而史記無考。　史記夏本紀，「帝不降崩，弟帝扃立。　帝扃崩，子帝廑立。　帝廑崩，立帝不降之子孔甲，是爲帝孔甲。」　紀年則曰，「帝廑一名胤甲，卽位，居西河。」　綜而觀之，胤甲孔甲，正弟兄行。　竊疑亂夏之孔甲，卽居西河之胤甲，棄爲后稷，卽在胤甲居西河時。　胤甲四傳至于帝桀，爲殷所滅。　昭廿九年左傳，「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　商以來祀棄爲稷，是可證棄誠爲古之田正；若由夏以上祀柱而不祀棄論，則周語所謂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者明出周人之附會。　堯典所謂「禹讓于稷契暨皐陶，」稷當爲烈山氏之子柱或農；其云，「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此棄也，明由晚周學者習聞棄爲后稷，而不知棄之前有柱，乃因周語之附會而重附會之。　若大載禮帝繫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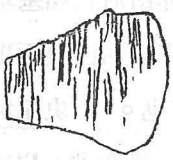
「帝嚳卜其四妃之子，而皆有天下：上妃，有邰氏之女也，曰姜原氏，產后稷；次妃有娀氏之女也，曰簡狄，產契；次妃曰陳隆氏，　產帝堯；　次妃曰陬訾氏，產帝摯。」

復以棄契帝堯爲異母同父之弟兄，蓋又因堯典之誤而重附會之。　自宋以來，若歐陽修帝王世次圖序蘇洵嚳妃論崔述考信錄，嘗摘其繆，議其非矣。　而不知虞夏間之后稷，柱或農也，非棄也。　棄生于夏之衰世，左傳之「自商以來祀之，」固其有力之旁證。　魯頌閟宮亦曰，「是生后稷，纘禹之緒，」是魯人述祖德，亦未嘗以稷禹爲同時人，且爲虞廷同僚也。　假定祭法說「夏之衰也周棄繼之」爲未經後儒塗改之眞實紀載，則不窋竄戎狄，約當夏后皋后發之時，　鞠生約當夏桀之暴虐，　公劉復興祖業，正值殷商開國之初，相傳之周初世系，與殷人世數，旣不懸殊；不窋之前，典祀固無所闕，不窋之後，周廟亦無虛主，世本所紀周初世系，篤實可信，史記因帝繫之誤，以棄爲帝嚳之子，以殷周同一先祖，實其荒唐矣。　棄所食土，據生民詩云，「卽有邰家室。」　有邰于夏屬西河，于殷爲西土，依孟子說，后稷亦西夷之人也。后稷事業，據生民與閟宮，似爲中國農業創始者，而魯語祭法，則謂棄之前有烈山氏子，能殖百穀，是周人以農立國之說，已不足信。　公劉之詩曰，匪居匪康，迺場迺疆，」則公劉時居止靡定，周人猶爲游牧民族。　更自緜詩考之，其辭曰，「古公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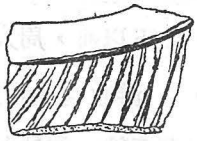
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則至古公時，周人尙靡室靡家，穴居野處，周易所謂「需于血，出自穴，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者，正爲周人穴居之寫照。周頌曰，「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皇矣曰，「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然則周之王業，非由后稷始基靖民，實始太王之辟路藍縷，以啓山林，太王以前，周人之文化，固可以穴居游牧兩事盡之。穴居者，石器時代人之生活也。游牧爲生者，獵狁西羌之俗也。史記匈奴傳言「匈奴人隨畜牧而轉移，逐水艸而遷徙，無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無文書，以言語爲約束。」後漢書西羌傳亦言「西羌人所居無常，依隨水艸，」與公劉所謂「匪居匪康，迺場迺疆，」情形固極相似。公劉又曰，「涉渭爲亂，取厲取鍛，」釋文，「厲本又作礪，鍛本又作碫，」毛傳亦曰，「鍛，石也。」公劉生當殷初，其時殷人已進至銅器時代，公劉不曰「取金取銅，」而曰「取礪取碫，」從是可知殷人雖用青銅器，周人尙在石器時代。傳世銅器，不啻數千，但求王季文王時周人之制作，絕未之見，從是可知太王勤周以前，周人曾否達到銅器時代，曾否有文字紀事傳言，非有地下證明，不敢肊測。然以殷虛文物，證經傳傳聞；以經傳傳聞，考周初歷史，不容吾人否認周在三代中爲文化落後之民族，爲崛起戎狄之民族，不窟竄于戎狄之間，消極的可例「予欲居九夷，」積極的大可證明周本戎狄之類矣。

廿三年九月初稿，十二月增訂于青島山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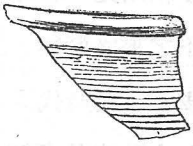
由三代都邑論其民族文化附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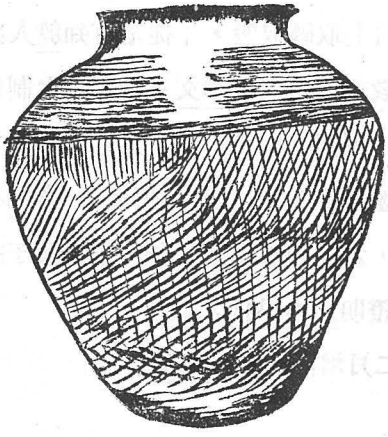
(1) 西陰村史前的遺存第四版第十四圖



(2) 西陰村遺存第四版第八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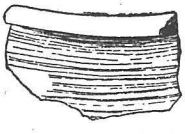
(3) 西陰村遺存第四版第四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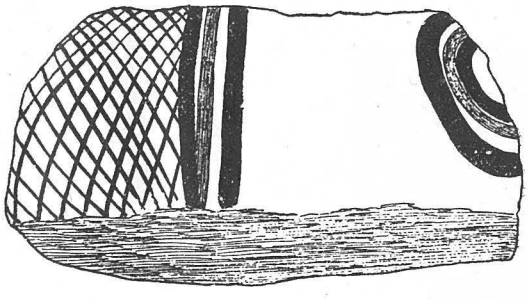
(4) 安陽發掘報告第一期殷商陶器初論所附第三圖



(5) 安陽報告第一期殷商陶器初論所附第十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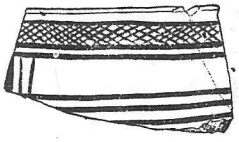
(6) 河南石器時代之着色陶器第九版 30a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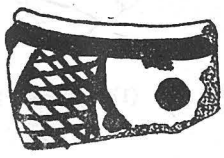
(7) 安陽發掘報告第二期小屯與仰韶圖版二



(8) 河南石器時代之着色
陶器第九版30圖



(9) 河南石器時代之着色
陶器第十版38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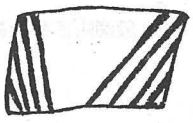
(10) 河南石器時代之着色
陶器第十三版67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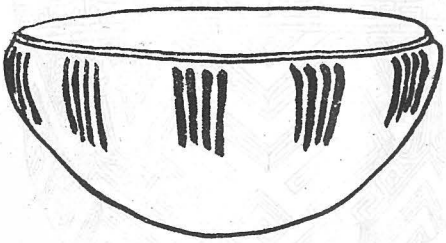
(11) 後岡發掘小記圖版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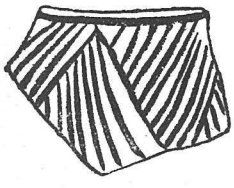
(12) 後岡發掘小記圖版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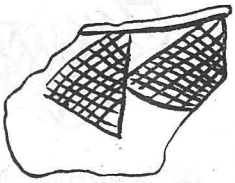
(13) 後岡發掘小記圖版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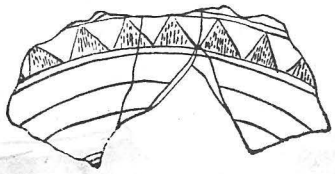
(14) 安陽報告第四期後岡發掘
小記所附圖版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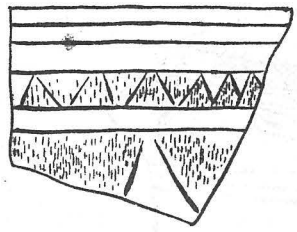
(15) 安陽報告第四期後岡發掘
小記所附圖版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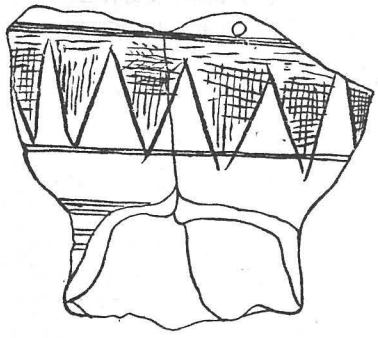
(16) 後岡發掘小記圖版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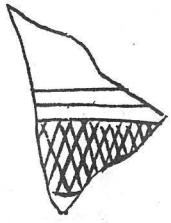
(17) 安陽報告第一期殷商陶器初論所附第十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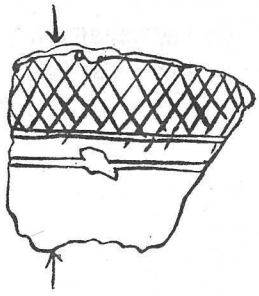
(18) 殷商陶器初論第十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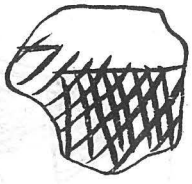
(19) 殷商陶器初論第十七圖



(20) 殷商陶器初論第十七圖



(21) 殷商陶器初論第十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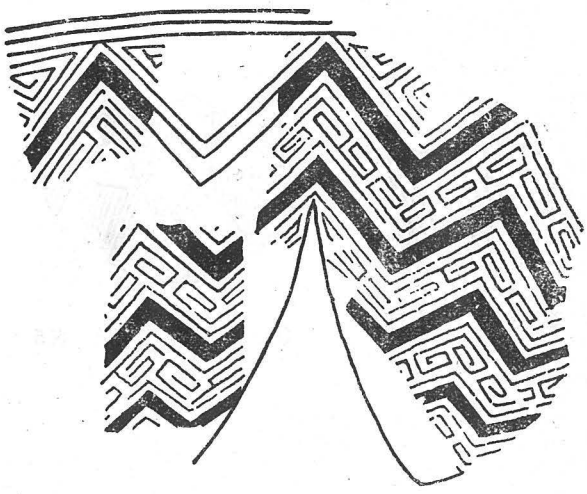
(22) 後岡發掘小記圖版五



(23) 殷虛出土白色陶器之研究圖版第二〇



(24) 殷商陶器初論所附第六圖



(25) 殷虛出土白色陶器之研究第廿九圖花紋集拓第一類 4 圖



(26) 殷虛出土白色陶器之研究第卅一圖花紋集拓第二類 VIII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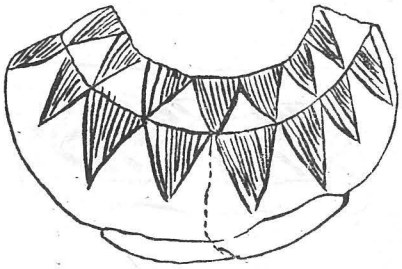
(27) 殷虛出土白色陶器之研究
第卅一圖花紋集拓 XXVI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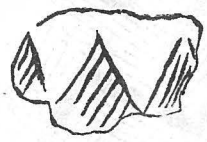
(28) 甘肅考古記附圖第九版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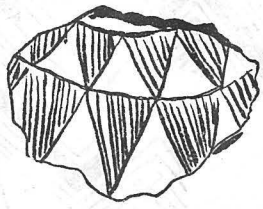
(29) 甘肅考古記附圖第三版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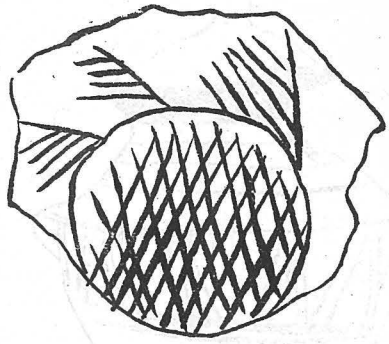
(30) 鬼子窩附圖第五二版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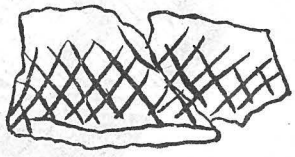
(31) 貔子窩附圖第五二版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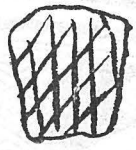
(32) 貔子窩附圖第五二版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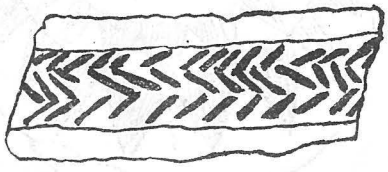
(33) 貔子窩附圖第五二版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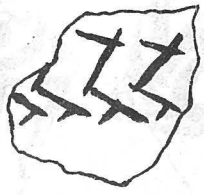
(34) 貔子窩附圖第五二版 18



(35) 貔子窩附圖第五二版 3 7



(36) 貔子窩附圖第五二版 12



(37) 貔子窩附圖第五二版 8